

鹿寨文史

——
第八辑
——

回眸多少感慨事

风物长宜放眼量

政协鹿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委会

《鹿寨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任：郑一鸣

副主任：覃清培

刘华桂

编 委：韦乾林

刘克林

刘江平

黎 耘

《鹿寨文史资料·第8辑》

内容简介

2007年，政协鹿寨县委员会继续收集出版《鹿寨文史资料第八辑》

本辑根据收集到的稿件，作了归类，除继续保留《剿匪纪实》、《人物画廊》、《山川风物》等栏目外，新开设了《沧桑巨变》、《教海烟波》、《土改风云》、《岁月留痕》、《杏林春秋》、《水利长河》、《新闻出版》、《文坛艺苑》等栏目。

《鹿寨文史·第8辑》

目 录

◆沧桑巨变◆

鹿寨县的由来

- 鹿寨县 1740 多年历史沿革略考 吴 狄
榴江县旧政权垮台的始末 路 德 整理
鹿寨县境历代教育制度初考略述 吴 狄 / 梁德荣

◆土改风云◆

伟大的土地革命

- 鹿寨县土地改革运动概述 沈光明
土改忆事 杨 骥
诗二首：黄冕剿匪·鹿寨土改杂吟 王应常

◆青春风采◆

闪光的脚步

- 柳州·雒容干校学员在鹿寨 沈光明

◆剿匪纪实◆

- 二一五师剿匪战绩 韦在绪
永安剿匪片断录 刘鸿位
鹿寨县大匪首覆灭记 光明搜集整理
智审向天雷 沈光明

◆岁月留痕◆

- 忆胡耀邦书记 韦在绪
凭票供应知多少？

- 鹿寨县凭票供应回忆录 沈光明

◆杏林春秋◆

鹿寨县麻风病防治艰辛创业之回顾..... 覃德礼

鹿寨的医疗卫生..... 韦仕

◆水利长河◆

鹿寨大办水利实录..... 沈光明

也说鹿寨的水利工程..... 韦仕

◆新闻出版◆

《干劲冲天报》亲历记.....沈光明

鹿寨“第一书”.....沈光明

◆文坛艺苑◆

“文革”前的鹿寨县文化科（局）.....韦仕

鹿寨县的文艺会演..... 陈昌联

鹿寨流传的戏剧..... 韦仕

◆人物画廊◆

“快板大王”韦道爵.....韦仕

热心整理和创作桂剧剧目的古大喜..... 韦仕

终身从事桂剧艺术的刘鹏志..... 韦仕

◆山川风物◆

高岩诗话..... 沈光明

徐霞客眼里的古亭山..... 韦仕

鹿寨县的由来

——鹿寨县 1740 多年历史沿革略考

●吴 狄

鹿寨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稍偏北，东北部，与永福、荔浦县接壤；南部，与金秀县瑶族自治县及象州毗邻；西南部，与柳州市和柳江县隔河相望；西北部，与融安、柳城县相连，介于北纬 $24^{\circ}14'$ ~ $24^{\circ}50'$ 和东经 $109^{\circ}28'$ ~ $110^{\circ}12'$ 之间。南北长 67 公里；东西宽 65 公里。县城鹿寨镇沿公路至柳州市 44 公里，至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310 公里，至旅游名城桂林市 210 公里；沿铁路至柳州市 47 公里，至南宁市 305 公里，至桂林市 126 公里。发源于龙胜县和永福县的主要河流洛清江，与自北向南纵贯全境之湘桂铁路及桂柳高速公路大致平行，航道 103 公里，亦纵贯全境，在江口乡汇入柳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百吨机帆船北上漓江、湘江；南下柳江、珠江，曾可通航。

（一）

鹿寨县历史悠久。早在三国时代的东吴末帝孙皓甘露元年，亦即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 年），便在今中渡镇的马安村常安屯设置常安县，屯兵驻守，距今，已有 1741 年历史！当时的常安县，隶属始安郡。此前，县境秦代属桂林郡；汉代，大部分地域属郁林郡潭中县，东南部一带地区，则属苍梧郡荔浦县。西晋太康五年（284 年），常安县更名长安县；隶属桂林郡。

南北朝时代，兴和八年（542），以长安县属地设置梁化郡，改长安县为梁化县。梁化郡，当年成为鹿寨县境域内二级地方行政区（相似于当今地区或地级市），划辖今荔浦县境当时的建陵县；亦管辖今鹿寨、永福、荔浦等 3 个县全境。隋代开皇年间（583~586），又于今鹿寨县雒容镇东南部，设置象郡，隶属桂州。

开皇九年（589 年），废象郡，改设象县，隶属始安郡。开皇十八年（598 年），

梁化县更名纯化县。仁寿元年~三年(601~603 年)，划始安郡属地设置兴安县，后更名理定县，县城在金石镇，即今黄冕乡理定村。大宁二年(606)，废纯化县并入始安郡；大宁十四年(618 年)，废兴安县并入始安郡。

唐代武德四年(621 年)，又设置纯化县，隶属桂州。贞观元年~二十三年(627~649 年)，设置洛容县，县城在今中渡镇白龙岩(今英山中学内)附近，因前面有洛江流经，故名，隶属严州。龙朔三年(663 年)，废象县；乾封二年(667 年)，复设象县并迁移县城至今柳州市东北方向，次年，象县改隶属柳州。天授二年(691 年)，洛容县改属柳州。永贞元年(805 年)，纯化县因避唐宪宗庙讳，更名古化县。乾宁二年(895 年)，废古化县改设古县，县城在今永福县百寿镇，辖今鹿寨县中渡、平山两镇全部地域。

五代十国开平元年(907 年)，古县更名归化县。后唐同光二年(924 年)，归化县改名慕化县。

宋代嘉祐六年(1061 年)，废象县并入洛容县；亦废慕化县并入古县。洛容县城迁移至今中渡镇大兆村旧县屯，仍隶属柳州。

元代至元三年(1279 年)，洛容县改隶属柳州路。元统三年(1335 年)，都元帅韦颜，统兵镇压慕化、边山峒等少数民族起义，置大岑、桐木、银洞三隘，并设百夫长督兵屯田守御。

明代洪武元年(1368 年)，洛容县改隶属柳州府；洪武六年(1373 年)，设巡检司于平乐镇即今中渡镇。永乐十一年(1413 年)，永福县知县郑曦，设立牛摆堡于今鹿寨镇，派兵驻守。正统五年(1440 年)，废理定县改设理定堡，划入永福县辖；牛摆堡改名鹿寨。万历三年(1575 年)秋，洛容县城由米峒(今中渡镇大兆村旧县屯)，迁移至灵塘(今雒容镇)。

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洛容县改名雒容县。雍正十一年(1733 年)，永福县知县吴王坦，在今鹿寨镇西闸门外设县丞署，派员驻节巡察，办理政军事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秋，广西巡抚李经义奏请清廷批准，划永宁、永福、柳城、雒容和融县(今融安县)等州、县边界的四十八弄山区，设置军事管理区中渡抚民厅，指挥周边各级防务，厅署设在今中渡镇北门。宣统三年(1911 年)十

一月，永福县撤销设置在鹿寨镇之县丞署。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撤销军事管理区中渡抚民厅，降设中渡县，县城设在今中渡镇。

13年(1924年)6月，寨沙镇人、时任沈鸿英部师长的邓瑞征提议，经广西当局批准，将永福县属黄冕、寨沙、拉沟、鹿寨等乡镇划出，设置榴江县，县城设在今寨沙镇。

至1949年初冬解放前，今鹿寨县境内，计有雒容、中渡、榴江三个县及修仁县二区的十锦、四达、峒底三个乡(即今四排乡全境)。

1949年11月29日，榴江县黄冕乡解放。

1949年11月30日，榴江县鹿寨镇和雒容县城雒容镇解放。

1949年12月1日，雒容县江口、导江乡及修仁县二区十锦、四达、峒底三个乡解放。

1949年12月2日，榴江县城寨沙镇解放。

1949年12月16日，中渡县城中渡镇解放。

1949年12月30日，中渡县平山镇(当时名福源乡)解放。

1951年4月15日，雒容、中渡、榴江三个县及修仁县二区十锦、四达、峒底三个乡重点剿匪斗争胜利结束。

1951年6月29日，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省人民政府提议，经中南区军政委员会人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上述修仁县三个乡改名四排区，与雒容、中渡、榴江三个县，合并成立鹿寨县，县城设在鹿寨镇，隶属柳州专区。

1953年4月11日，平山区尖石乡(莫道、福耳、=古禄三个行政村)划归柳城县属；4月21日，雒容区长沙乡划归柳江县属；同日，又划出运江区新运、都莲、京岑、雷安等乡村归石龙县属。

1953年4月23日，鹿寨县划属桂林专区。同日，广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划出雒容区新庆乡河满、古梨、河浦、奶民四个村归石龙县属。

1955年3月27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划屯秋区上游乡归柳城县属；8月15日，荔浦县第九区下塘、同扶、一致三个乡，划归鹿寨县属。

1956 年 10 月 24 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划屯秋区良老乡全部及板料乡斗要、新村、拉麻、拉捧、中胆、立长六个村归融安县属；板料乡黄村、板料两个村归柳城肥属。

1958 年 7 月 1 日，广西省人民委员分批准，划荔浦县的三江乡归鹿寨县属。同年 8 月 12 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报请国务院批准，鹿寨县改属柳州专区。

1971 年 4 月，鹿寨县改属柳州地区。

1982 年 6 月，自治区人民政府请国务院批准，雒容区洛埠乡划属柳州市效区。

1984 年 7 月 17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头排区划归金秀瑶族自治县属。

2002 年 12 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鹿寨县划属柳州市，现辖五个镇五个乡。

（二）

全县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貌似南北缺口的浅碟形。东部和东北部，多为山地，地势较高，起伏连绵，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南部及东南部，属丘陵地带；西部，以高丘居多；西北部，为岩溶地区，即闻名区内外的四十八弄山区，山区境内面积达 50 万多亩，其特点是奇峰林立，岩多峒奇，境内第二条河流洛江，时潜时露，穿流其间，山光水色，交相辉映，有“桃源真境”之称的旅游胜地、可屯兵一团人的香桥岩及九龙峒，亦在山弄之中；中部低平，形成南北缺口，是北方冷空气入侵桂中南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一，为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低纬地段，受季节风寒流影响较明显。但总的气候温和，日照长久，热量丰富，雨水充沛，适应各种农作物生长，其中尤以糖蔗为大宗，年产百多万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桑蚕业亦迅猛发展。

境内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土地面积 3359.6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占 13.16%；园地占 0.47%；林地占 37.58%；牧地占 18.43%；荒地占 22.61%；城乡居民用地占地 1.50%；工业用地占 1.67%；交通用地占 0.75%；水域占地 1.62%；特殊用地占 0.53%；难以利用的石山地 1.53%；其它用地占 0.15%。

除洛清江以外，尚有大小河流 60 余条，形成网络状，地表水年经流量 27.18 亿立方米；地下水蓄量 0.71 亿立方米；过境水年经流量 77.83 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达 43.45 亿立方米。

矿产富饶，藏量可观，分布面广。有赤铁、褐铁、黄铁、硫铁、铜、锰、锑、钒、铝、锌、钾、磷、煤、石煤、重晶石、白云石、溶制石灰岩、石英砂石、汤清矿苗、大理石及金矿等，其中锰、铁、重晶石、大理石等品种尤为驰名。十二次县党代会县委工作报告，2005 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 43.59 亿元，其中工业产值 12.87 亿元；财政收入 3.01 亿元。2005 年，荣获区党委、区人民政府授予“经济发展十佳县”称号。

至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县总人口为 471207 人，其中男性 253006 人；女性 218201 人，包括壮、汉、瑶、回、侗、仫佬、苗、毛南、满、布衣、京、黎、水、土家、纳西、蒙、白、珞巴等 18 个民族，在众多民族中，以壮、汉两个民族为主体，合计占全县总人口 90%以上。

因地处桂中腹地，地理位置特殊，交通十分便利。国道 323 瑞（金）临（沧）公路穿越县境五个乡镇，早在 1928 年 7 月 1 日便已竣工通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新建的桂（林）柳（州）高速公路，纵贯县境南北；省道鹿（寨）清（水）公路 1958 年 2 月 1 日修通后，使四十八弄百里山区变通途；县道长（塘）黄（冕）、中（渡）东（泉）、柳（城）屯（秋）、中（渡）平（山）、雒（容）秀（水）、四（排）吉（云）、寨（沙）拉（沟）、寨（沙）长（田）、鹿（寨）都（连）、江（口）柳（州）与雒（容）导（江）等公路，更使县内外交通形成网络，四通八达。1938 年 12 月建成的湘桂铁路，自北而南穿越县境三个乡镇计 67.9 公里；自柳州市至平山镇屯秋村的柳州钢铁厂矿山铁道专用线，由西而东，往四十八弄山区中延伸了 18.7 公里，差不多与南北纵贯山区的鹿（寨）清（水）省道公路形成“丁”字。

（三）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境仍在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控制中。1949 年 11 月 29 日，人民解放军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四 0 四团，沿湘桂铁

路长驱南下，当晚进入县境，30日清晨解放鹿寨镇；中午11时许解放雒容县城雒容镇。12月2日，该军一三四师四〇二团，由永福县境翻山越岭进入榴江县，当天黄昏解放榴江县城寨沙镇。因当时平山镇尚有4000多国民党军队盘踞，12月16日，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一四六师四三八团侦察连突袭距平山镇15公里的中渡县城中渡镇，黄昏后撤离；12月26日该团主力进驻。12月30日，四三八团围歼盘踞平山镇之敌，残敌逃蹕融安县泗顶镇（1950年元月5日被全歼）。至此，当时鹿寨境内三个县及修仁县二区十锦、四达、峒底三个乡全部解放。

1950年3月，逃往台湾的白崇禧，派遣其国防部二厅上校情报参谋、军统特务何仲钊（化名向天雷，雒容县石贵村人）潜回雒容县，组织“桂中军政区”，自4月~6月，在鹿寨全境及桂中地区各县发动武装暴乱，烧杀掳掠奸淫，无所不用其极，城乡交通中断，商旅因之绝踪！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和一四六师四三五、四三六团、四三七和四三八团，对匪徒进行了强有力地反击追剿；尔后，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五十二军二一五师六四三团、六四四团、六四五团及一四五师四三五团、一四七师四四〇团又开入境内，与四三八团共6个团，在地方武装及民兵配合下，对匪徒实施追剿、驻剿和重点围剿，前后毙、伤、俘匪及投降自新的土匪共一万余人，其中团以上匪首150多人。1951年4月15日，全境匪患剿灭肃清。

（四）

鹿寨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残酷的剥削，无穷的灾难，曾激起多次农民起义，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反抗封建王朝，谱写过一部又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与气壮山河的抗争史诗。明代，从景泰到万历年间（1450~1574年），覃万贤、韦朝威、韦银豹、韦朝义、韦良要等人领导的古田起义，连绵起伏百余年，切断省城与各州、县交通，与大藤峡及八寨起义的瑶民武装遥相呼应，成为当时广西三大农民革命的中心，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清代，光绪二十八年~三十年（1902~1904年），覃老发、陆亚发领导的四十八弄人民反抗斗争，震撼清廷；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期，一批有志男儿投行身民族和民主革命，有30多

人成了军、师、旅、团长，其中个别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兵团司令；民国 24 年（1935 年），中渡、平山两镇农民掀起反“三征”斗争，与周边百寿县、融安县农民的同类斗争连为一体，波及三个县方圆数百里，形成轰动一时的“中百融事件”，以上反抗斗争，虽然都因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但却给了封建王朝及国民党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民国 26 年（1937 年），抗日军兴，民族觉醒，周彤、林芳、陶可胜、张望明、周一峰等中共党员与进步知识青年，投笔縱戎排除万难，千里迢迢投奔延安和敌后战场；民国 28 年（1939 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领导的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一、二队，到驻鹿寨镇的伤兵医院慰问并走向社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民国 31 年~32 年（1942~1943 年），中共广西省工委派遣个别党员到当时的榴江县及今四排乡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民国 33 年（1944 年）初冬，县境沦陷，全县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日寇，34 年（1945 年）春夏之交，金顶、末利、邓山、十锦、龙江、三伯等乡村民众抗日自卫队，反蚕食、反扫荡斗争，给了敌人重大杀伤；民国 38 年（1949 年）县境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十锦、寨南和中渡武装工作队，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县境的斗争；1949 年 12 月，鹿寨全境解放后，国民党预伏和派遣特务乘解放初期民心不稳，社会混乱，组织武装暴动，匪患遍及城乡，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境内广大群众和民兵全力配合人民解放军追剿、驻剿、重点围剿土匪，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1950 年夏秋朝鲜战争爆发后，境内数百名民兵和知识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奔赴朝鲜战场，有 30 多位烈士，血洒三千里江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扫除阴霾，迎来了金色的黎明。

附：《鹿寨县行政区划图》、古《洛容县图》、《雒容县行政区域图》、《中渡县地政区域全图》、及《榴江县行政区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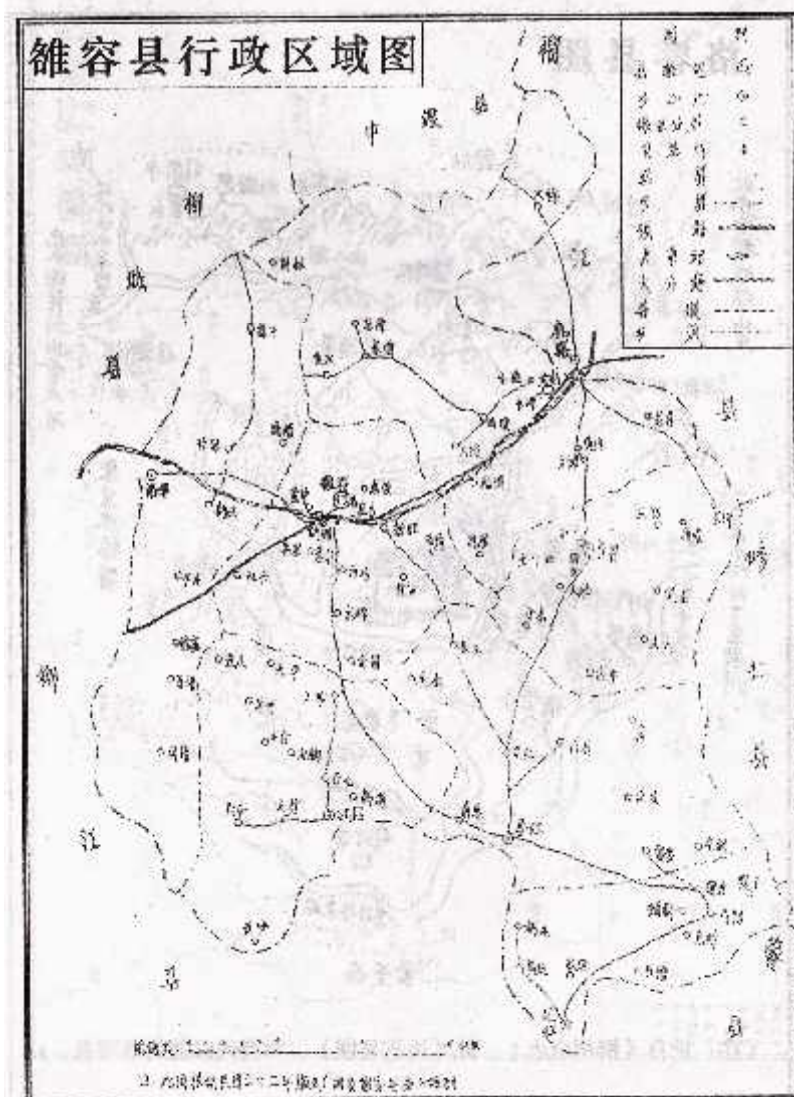
附 1：《鹿寨县行政区划图》



附 2：古《洛容县图》



附3：《雒容县行政区域图》



榴江县旧政权垮台的始末

●路 德整理

1949 年春，榴江县奉命成立总体战督导组，统管党、政、军的领导权，组长由廖熙（省政府参议员）担任，副组长由黄××（长官公署上校参谋）和陈培善（国民党榴江县党部书记长）担任。当时督导组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反共宣传，推行“一甲一兵一枪”的动员和实施，巡回各乡镇宣传督促，准备与共产党对抗到底，阻止解放军进入大西南。

根据当时战局的需要，按上级指示，除动员组织民众武装外，还得成立县自卫总队，建立地方武装，加强防卫。自卫总队长由榴江县县长龙泽应兼任，副总队长由潘荣斋和郭郊担任，下辖 2 个大队，6 个中队，共 700 多人、枪。第一大队长由潘荣斋兼任，驻守鹿寨镇，下辖 3 个中队分别布防在鹿寨，龙江、黄冕 3 个乡镇；第二大队长由邓海山担任，率领他侄儿邓××的中队驻守峰村乡，刘和带领的中队驻安顺乡，刘侨德带领的中队驻志勇村，保卫榴江县政府。

11 月上旬，榴江县总体战督组织长廖熙和副组长陈培善，带领宣传队到黄冕乡旧街村和幽兰村宣传动员群众时，接县长龙泽应电话称：“时局变化大，形势十分紧迫，速返共商撤退事宜”。于是督导组和宣传队全体人员自旧街搭船到鹿寨后，连夜走路赶回寨沙。经会议商量决定，县政府马上行动，撤进志勇村。并动员民众疏散，投亲靠友，圩镇搞空室清野。

11 月下旬，“榴江游击队”的陈家瑛和郭越崇到长田村陈培善内人家，找陈培善，提出：县政府已搬进志勇村了，地方治安无人维持，要求陈培善（县党部书记长）会同肖位荣（县参议会长），去志勇村劝说县长龙泽应向榴江游击队交印缴枪，和平解决，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以免损害地方百姓……。第二天陈培善与肖位荣接受委托到志勇村去，当晚与龙泽应、廖熙、郭郊等官员一起商量。大家认为大势所趋，枪和印迟早是要交出去的，但不能交给榴江游击队长郭秀山，因为他是惯匪出身，现在还开赌场收赌捐，造假银毫，抢过往汽车，要等解放军来了才把枪交出去。于是决定由肖位荣和陈家瑛去答复郭秀山，讲“枪迟早得交

的，缓些时间再交枪”。郭秀山见劝降无效，于 11 月 29 日在河口村召开榴江县乡镇长和地方官员、士绅会议。当天到会的有：肖位荣、陈培善、邓海山、郑德昭、何子珍、陈德珍、张元廷、郭秀山、陈家瑛、郭越崇等 30 多人。郭越崇主持会议，陈家瑛讲话，大致内容是：形势紧迫，旧政权已搬进山里躲避，地方治安无人维持。俗话说：蛇无头不走。今天找大家来就是商量选举新的县长，成立新政府来维持地方秩序，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陈家瑛讲完后，会场里鸦雀无声，没有人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会议形成流产状态——新县长没有选出，新的县政府无法建立。

郭秀山见文的手段不能凑效，决定用武力解决。12 月 1 日晚上，带领 200 多人枪，乘夜色掩护去包围县政府所在地志勇村。天刚亮，就进行攻击。自卫队中队长刘侨德带领 120 多人枪进行抵抗，坚持了几个钟头。有的队员见邻近峰村乡和安顺乡的 2 个中队不派人来救援，于是把枪丢在茶山里，往村背后小路逃命去了。抵抗的力量越来越弱，榴江游击队的队员突破防线，冲进村去，大喊缴枪不杀，自卫队员纷纷投降。活捉了龙泽应、廖熙、郭郊、刘侨德等人。缴了刘侨德中队的枪，并把刘侨德就地枪决。龙泽应和廖熙等人被押解到“榴江游击队”队部关押，直至 12 月 11 日共产党榴江县委书记李云亭带领工作队到达寨沙后，按照政策优待俘虏，才把龙泽应、廖熙等人释放，责令他们移交档案材料。几天后，派人护送龙泽应、廖熙等人去柳州时事研究班学习（洗脑筋）。

自卫总队第二大队长邓海山，在共产党政策感召下，向人民政府缴械投降；第一大队长潘荣斋，是国民党正规军的营长，思想顽固，在解放战争中曾被解放军俘虏，遣散还乡后又当上了榴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解放军来了不肯缴械投降，继续与人民为敌。当他的队伍被打垮后，他只身逃到香港，捞得个军长衔头，受国民党委派，回鹿寨从事土匪活动。他拉拢邓海山当他的副军长，古肇塘当他的师长。这些反动透顶的人，最后遭杀身之祸的可耻下场。榴江县的旧政权从此彻底消亡。

（摘自陈培善生前记事本）

鹿寨县境历代教育制度初考略述

●吴 狄 / 梁德荣

境内,立学教人之道,始于三国东吴孙皓甘露元年(265年)设置常安县后,治地在今中渡镇马安村常安屯。时民间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间,分置塾师,以为蒙养之基”,后称“和塾”,今称为“民办教育”,为境内学校教育之始。此后,历代沿袭。隋朝推广科举制度,教育事业随之有所发展。唐王朝贞观之治,给民众带来安定,科举制度有所改革,凡考试及格者,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任官职,殿试及格的第一、二、三名,称“状无”、“榜眼”、“探花”。参加考试的考生称“士子”,士子大多数来自学校和地方官府的推荐(绩)。由于科举制度改革,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聪明才智人士或迷恋官场者,为从科举考试“独木桥”进入官府大门,把全部生命消磨在苦读诗书之中,客观上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贞观年间(627-649年),洛容县兴建学官创办县学(即今公办教育),此后,官办书院、义学相继创立,境内形成公办(官办)、民办(和塾)教育体制。公办和民办学校同步发展,以公办教育为主体。县学、书院、义学和私塾,使用教材均为儒家派的《五经七义》(即诗经、论语、易经、春秋、礼经),下列九书毛诗正义、尚书正义、周易正义、左传正义、公羊正义、梁正义、仪礼正义、周礼正义和礼记正义为标准教科书。教学方法采用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方法。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县境开始办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县境有小学堂25所,学生762人,其中初等小学堂21所,学生428人;高等小学堂4所,学生334人。民国时期,县境除将学堂改为学校外,又新办了一批小学、女子小学和幼稚园。18年(1929年)始办国民初级中学。境内由过去基础教育发展到中等教育,教育事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20年(1931年),县境有小学校91

所，学生 4191 人，平均每千人中入学儿童为 47 人，有教职员 201 人。23 年（1934 年），境内推行广西省政府颁发的国民基础教育规定，学校增多，当年有国民中心基础学校 26 所；国民基础学校 188 所，共有学生 12896 人；教职员共 778 人。县立国民初级中学 3 所，学生 313 人，教职员 46 人。33 年（1944 年），日军入侵，县境学校停办，教育随之衰落。至解放前夕（1949 年），县境内共有小学 19 所，60 个班，学生 1259 人，教职员 75 人；国民初级中学 3 所，9 个班，学生 225，教职员 41 人。

解放后，各级政府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力发展幼儿、学前、小学、初中、高中、专业和成人教育，逐步增加中小学校、职业学校或教学点。1952 年，全县有小学 240 所，472 个班，学生 16228 人，教职员工 591 人。（其中民办小学 55 所，55 个班，学生 1472 人，教职工 69 人；办公初中 15 所，学生 532，教职员工 50 人。）1958 年至“文化大革命”，教育受严重冲击，教学质量下降，出现“以劳代学”、“推荐升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上个世纪 80 年代，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都在 95%以上。进入 90 年代后，全县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简称“两全”），列为教育重中之重来抓。1998 年，全县有职业中学 2 所，教师进修学校所、高中 3 所，初中 23 所，小学 130 所，教学点 288 所，特殊学校 1 所，在校职中生 351 人，高中生 1304 人，初中生 15858 人，小学生 58982 人，教职员工 4466 人（其中公办 2870 人，民办 224 人，代课 1372 人），师生占全县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当年 10 月，经自治区检查验收，“两基”达标，全县脱盲率为 98%，非文盲率为 99.98%，巩固率达 95%以上。现就县境历代学校教育初考略述：

一、清代以前教育

私塾

私塾始于三国时代常安县（今中渡镇马安村常安屯为县治地），此种教育办学形式，历代沿袭。私塾（今称民办教育）主要有三种办学形式：一是有钱人家

独自聘请有学识者到家中设馆教授其家族子弟；二是几家、几十家或一街一村共同集谷米和钱财作束修，聘请教师设馆教授子弟；三是教者自行设馆教授生徒。私塾学馆主要分为两级（或称蒙馆、经馆），一级启蒙学馆，教授 5 岁以上儿童认字、写字、读书，不讲解，主要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昔时贤文》、《传家宝》、《传家训》等。二级（经馆）学馆对青少年及成年人教授较深课程，以儒家举派《五经士义》九书为教材。有些和塾蒙馆、经馆并设，对女馆加授《四字女儿经》。学馆教师教授生徒，多以科举考试科目即明经、进士两科为重点。私塾学馆教师中多为无意仕途，而立志为桑梓教育之士；也有为官致仕（退养）回乡设馆教授生徒。清末废除科举制度，私塾教材有所改变，有些学馆改办学堂。清末民初，县境开馆塾师 59 人，其中在中渡、鹿寨、雒容、寨沙等城镇开馆 41 人，在农村开馆 18 人。民国 22 年（1933 年），雒容、中渡、榴江三县有私塾共 8 所，学生 152 人。解放后，私立学校统称民办教育，由政府统一管理，至今民办教育依然存在。

学 宫

境内，“县学前代止有路学”，至唐代贞观年间（627-649 年），建立洛容县学，教育县内学子。洛容县学为官府办学之始（今称公办学校），校址位于县城北（今中渡镇六末、独寨、关桥等地），宋季东因自然灾害毁。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1271 至 1291 年）重建学宫，元末复毁。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六年（1373 年），知县李仁迁于县治之西；成化年间（1465-1487 年），修建；正德十五年（1520 年），韦银豹指挥农民起义军攻打洛容县城，与三省官兵 47000 余人激战，学宫被毁；万历三年（1575 年），洛容县治由米峒（今中渡镇大兆村旧县屯）迁移灵塘（今雒容镇），县学随治迁移，知县樊于震、邓林春于县府署西重建学宫办县学，学宫正殿 3 间，左右两廡，前为戟门、棂星门，两门之中为泮池，其外为义路，礼门，先后经营 13 年。十六年（1588 年）推官李远成修建，明末复毁。清初，知县刘馥重建学宫，康熙十年（1676 年），因兵灾毁；二十二年（1683 年），知县林世定、训导唐圣辅倡集绅士公捐重建。雍正元年（1723 年）知县高攀嵩改学宫启圣祠为崇圣祠，额添“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新牌祭器，县学职官

设教谕、训导各 1 员；十一年（1733 年），知县张本闾、教谕文藩、训导莫可易捐修。乾隆八年（1743 年），洛容知县吴毓芝、教谕杨靖、训导杨世彬捐资增建；十三年（1748 年），知县黄德星捐资增建瓦屋 1 间，三十二年（1767 年）因年久失修，学宫墙垣坍塌，门壁朽坏；三十三年（1768 年），知县叶步云调集众工修葺，“爰召集绅士询谋，金同其操金而助者，数日之间争先踵至，取材伐石，计值授价，数日而工竣，规模仍旧，气象更新。”县学生员有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县学生员称儒童、童生。参加三年一次童试（又称县试），中第者称生员，又叫秀才或痒生。生员分三种：成绩好的为廪生，次之为增生，三为附生；秀才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中第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可参加第二年春天三月在礼部举科的会试，中第者为贡生，第一名称会元；贡生可参加皇帝亲试的殿试，中第者为进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录取前三名，一是状元、二是榜眼、三是探花。县学教材与私塾同，以儒家《五经七义》九书为标准。从明代起生员可专治一经。清末废科举，兴办学堂，县学废。

书 院

清代始创办洛江、怀英两所书院。

洛江书院，清乾隆十年（1745 年），雒容县知县黄德星捐资创建，位于县治城之东，有《洛江书院碑记》记载：因“辟学舍于洛江之浒”，“洛江分派永福，合众流以汇于邑南，入乎柳水，锵莹澄澈，灵淑攸钟，候取以名书院也”。后改为公廨。道光初年（1821-1827 年），雒容县知府县于治所城之西北（今雒容镇中山街镇医院一带）新建。雒容县志、洛江书院碑记载：择亢爽之地，筑室于其上，前、后、中为讲堂，东西作斋舍，凡 12 楹，毗后置园地 1 顷，以备增廓。”十七年（1837 年），新任知县翟墨卿两次商议筹捐“修补膏伙之费”。十八年（1838 年），继任知县唐某，“自捐养廉”，共积捐钱 1500 缗，存入永昌饷典生自，作书院修膳之费。后因兵灾一度停办，同治年间（1862-1874 年）书院始复。清末废科举书院亦废。民国初因洪水灾害书院毁。

怀英书院

创自清嘉庆初年（1796 至 1801 年），位于今寨沙镇仁里屯，邓氏家族办学，

为缅怀先祖邓捷美，故称“怀美书院”，书院除收本族子弟外，兼收本村屯其他子弟，每年在学生童约 40 人。教材与私塾、县学相同。本族子弟就读不缴束修，外族子弟就读需交束修。书院培养了一批人材，如邓瑞征（旧桂系中将）、邓右文（旧桂系中将），书院设奖学金，鼓励本族子弟勤奋攻读，清末废科举，书院改学堂。

义 学

县境义学创自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 年），雒容县知县黄德星捐俸兴建于县署东城门内，后因水灾毁。四十二年（1777 年）知县张梦弼重建在洛清乡雷村等处，县设置学田 36.39 亩，供义学免费教育之费；嘉庆十年（1742 年），创办寨沙三堡义学，主要招收寨沙、龙江、峰村三堡子弟，故名，光绪二十九年改办榴江初等小学堂；三十四年（1908 年），中渡抚民厅在厅署旁创建中渡义学（在今中渡镇英山小学处），由士绅梁恒义（兰斋）募捐集资作经费，民国初年改为中渡两等小学，后改为中渡县立表正中心校。解放后改为英山小学。

附：县境科举考试“中举”人数

宋、明、清三代，县境经科举考试录取者共 156 名，其中进士 7 人（宋代 1 人、明代 2 人、清代 4 人）；举人 49 人（明代 17 人、清代 32 人；武举 10 人）；共生 100 人（清代）。

二、民国教育

民国初年，教育办学沿袭清制，政局统一后，将学馆、书院、义学、学堂等，改为国民基础教育，分设两级（两等）小学和初级小学。同时还新办一批小学、女子小学。8 年（1919 年），境内国民基础小学校共 27 所，学生 885 人，教职员 68 人，学制 6 年，（其中初等小学 4 年，高等小学 2 年）。教材民间私立学校多沿用清代使用儒家学派教材；公立学校以国文、算术为主要教材。

18 年（1929 年），境内创办县立初级中学 1 所，校址在今寨沙小学，教职员 9 人，学生 78 人，经费年 9840 元（国币）。此后，国民基础小学校和中等教育学校不断发展。20 年 8 月，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省教育今后施政纲领及拟订“教育改进方案”。22 年（1933 年）省政府又颁发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及国民

学校办理通则。雒容、中渡、榴江三县向此目标努力颇有成效，据当年统计：雒容县有高级小学 3 所，12 个班，教职员 22 人，学生 203 人，经费 5774 元（国币）；初级小学 25 所，26 年班，教职员 53 人，学生 728 人，经费 10514 元（国币）。中渡县两级小学 4 所，14 个班，教职员 53 人，学生 454 人；初级小学 6 所，8 个班，教职员 14 人，学生 200 人，经费共 2050 元（国币）。榴江县有高级小学 3 所，8 个班，教职员 11 人，学生 238 人；两级小学 2 所、20 个班，教职员 31 人，学生 795 人；初级小学 62 所，65 个班，教职员 75 人，学生 1477 人，经费共 2948 元（国币）。雒容、中渡、榴江三县民众学校共 14 所，学生 486 人，教职员 56 人。23 年（1934 年）10 月，广西省政府颁布《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社会办学亦再次出现，学校增多，教育面相继扩大，国民基础教育分为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儿童教育为 8 足岁至 12 足岁之儿童，须受两学年期间之国民基础教育。13 足岁至 16 足岁之失学儿童，须补受 1 学年期间之国民基础教育；成人教育一是补充识字教育；二是推进民团训练；三是完成村（街）、乡（镇）组织；四是促成合作运动。完成上述任务，以国民基础学校为中心。基础教育经费来源为：由县粮赋附加二成为教育经费，其次县关赋附加三成为教育经费。县改组经费由省库支給。23 年（1934 年）各级学校成为改造社会中心，故乡（镇）、村（街）国民基础学校校长由乡（镇）、村（街）长兼任，实行“三位一体制”即村长兼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要求 29 年（1930 年）7 月以前完成一学年、二学年基础任务。在强化国民基础教育期间，雒容、中渡、榴江三县将乡（镇）完小改称“中心国民基础学校”。29 年，雒容、中渡、榴江三县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共 26 所，国民基础学校 188 所，学生共 12896 人，教职员 778 人。31 年（1942 年）6 月统计：雒容县总人口 50716 人，已受教育 9241 人，其中高等教育 34 人，中等教育 501 人，初等教育 8706 人，分别占总人口的万分比为：6、7、9、9、17、2；中渡县总人口 39716 人，已受教育 4199 人，其中高等教育 29 人，中等教育 4199 人，初等教育 3739 人，分别占总人口万分比为：7、3、9、5、9、3；榴江县总人口 62125 人，已受教育 13374 人，其中高等教育 58 人，中等教育 620 人，初等教育 12694 人，分别占总人口万分比

为：3、3、9、9、20、7。当年中渡、榴江两县各创办私立初级中学1所。32年（1943年）中渡县创办县立国民中学。三县国民基础教育、中等学校教育均有所发展，并有少数学生到广州、上海等地学习。此外，榴江县有特殊学校1所，地址榴江清真寺，学生40人，教员1人。33年（1944年），日军入侵县境，各学校停办。日军投降后，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教育停步不前。1949年，县境初级中学3所，学生225人，小学19所，学生1259人。

三、人民共和国教育

解放后，雒容、中渡、榴江三县政府组织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思想改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端正办学方向。1950年，三县共有小学20所，22个班，学生4729人，教职员工193人；初级中学3所，10个班，学生313人，教职员工41人。为解决边远山区儿童入学难的问题，此后大力发展小学，增设教学点。1952年，全县小学增加到240所，472个班，学生16228人，其中公办小学185所，417个班，学生14756人；民办小学55所，55个班，学生1472人，占公办学生9.09%。教职员工591人，其中公办教职工522人，民办教师59人，民办教师占教职工总人数的9.1%。中小学教育逐步发展，对教育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举办教师培训班，学习苏联教学法，严格备课上课制度，要求每一节课抓好五个环节：一是组织教学；二是复习旧知；三是讲授新课；四是巩固新知；五是作业。教案经校长或教导主任审查签字后方能上课，教师素质及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在教学中普遍采取直观教学，观摩教学，加强基础训练，启发学生的思维和知识运用能力。建立健全完善备课、上课、听课、辅导、考试、作业、批改及讲评和检查评比各项制度。全县教育事业得到正常发展，小学入学率、巩固率逐年提高。1956年，全县小学243所，58个班，学生26530人，其中民办小学5所，5个班，学生218人，占公办学生8.2%；教职员工693人，其中民办5人，占教职工总数7.2%；全县中学4所（其中高中2所，初中2所），25个班，学生1404人，教职员工80人。1958年后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

劳动者”等方针。“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制度，教学秩序被破坏，中学生停课外出串联、造反、耗费县财政经费达 10 多万元，师生分成两派（保皇派、造反派），两派武斗破坏了各种教学设施（鹿寨中学教学仪器基本毁完）。1968 年“复课闹革命”。1969 年“工宣队”、“贫管会”进入并管理学校，还有工农兵兼课教师参加教学，中小学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974 年贯彻“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门口，大办农场，任意修改学制和改编教材。曾经一度推行开卷考试和推荐升学，部分中学搬进了山沟里，以劳动代替教学。如英山中学搬到高坡，寨沙中学搬到木岗，城关中学搬到独羊，鹿寨中学改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学基地设在波井。相当一段时间，春秋两季农忙时节，学校必须放农忙，师生参加生产队劳动，教师一度成为“臭老九”。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教学秩序，多渠道筹集资金抢修中小学危房，职业教育社会办有较大发展，积极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医治“文革”给教育带来的创伤，取得了教育发展喜人的成果。进入 90 年代后，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文盲”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简称为“两基”、“两全”，列为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当作政府行为，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上。90 年代，全县有小学 130 所，教学点 288 个，特殊学校 1 所，初中 23 所，高中 3 所，职中 2 所，教师进修学校 1 所。在校小学生 53982 人，初中生 15858 人，高中生 1304 人，职中生 351 人。教职员工共 4466 人，其中公办 2870 人，民办 224 人，代课 1372 人。在教师队伍中有 3373 名教师取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其中，高级职称 56 人，中级职称中学 238 人，小学高级职称 410 人，小学中级 951 人，合格率为 100%，先后有 11 名教师获全国优秀教师、工作者；有 31 人获自治区优秀教师、工作者；有的教师被选为县委常委、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和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经自治价查验收“两基”工作达标。

闪光的脚步

——柳州·雒容干校学员在鹿寨

●沈光明

解放之初，分配在今鹿寨县即原雒容、中渡、榴江三个县工作的柳州、雒容行政干校的学员约 200 人。其中，柳干一期（在湖南招生）学员 70 人，柳干二期（在柳州招生）学员 80 多人，雒容干校学员 48 人。这些学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进入干校培训前，他们绝大多数是在读的高、初中学生；特别是柳干二期学员，有的在读时已是地下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爱青会的成员。他们有文化，年轻而富于热情，纯洁而信仰专一，是新建县、乡两级人民政权的中坚力量，是地方干部队伍中的主力军。因此，深得各级党组织的关怀与信任。

解放之初，在鹿寨原雒容、中渡、榴江三县工作的柳、雒干校学员，工作是积极的，任劳任怨的；特别是在县工作队或各乡人民政府工作的学员，表现得更为突出。为了唤醒人民群众的觉悟，唤醒人民群众对党的了解、支持和拥戴，他们常常是粗布蓝衫，芒鞋草履，披星戴月，沐雨栉风，日夜奔走于山僻荒野之间，穿梭往来于劳苦大众之中，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向他们宣传党的革命宗旨，宣传目前的革命形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的革命历程和光荣、伟大。教他们唱“红歌”，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谁养活谁》，等等。他们所作的这种密切党和人民大众联系的纽带、桥梁工作，在鹿寨的解放初期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艰苦的。正是由于有了一个个干校学员“穿山透地不辞劳”、“踏破千岩万壑秋”的走村串寨，才得以不断地增进人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了解、信任和敬仰。

1950 年春，雒容、中渡、榴江三个县的土匪群起暴乱。当时，在这三个县工作的干校学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仅雒容县就有 10 位学员和教员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他们是雒容干校教员万家义（湖北人，南下工作团员，在江口乡石龙湾与匪枪战中牺牲），柳干一期学员欧阳景明（湖南东安人，在大龙乡被匪伏击杀害）、莫宗禔（湖南武岗人，在江口乡与匪战中牺牲），柳干二期学员贾尚福

（罗城县寺门乡人，在大龙乡被匪杀害）、张秀兰（柳城县大浦人，在大龙乡被匪杀害）、伍宣任（容县人，在江口乡被匪杀害）、覃广全（柳江县人，在江口乡被匪杀害）、潘子敬（柳城县人，在运江乡与匪枪战中牺牲），雒容干校学员廖啟福（雒容人，在运江乡与匪枪战中牺牲），陈观保（雒容人，在江口乡与匪枪战中牺牲）。此外，还有不少干校学员，在剿匪斗争中沐浴了枪林弹雨。他们之中有张猷、曹含泽、蒋满春、彭其林、黄人才、肖汉、刘炎森、邓云、李焕乾、肖成卯、贺奉先、赵行方、谢仁、邬润彤、黄铮、覃郁芳、赵汴、黄云瑞、杨骥、黄俊、彭壁彰、沈光明等等。这些学员的立场是坚定的，是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特别是那些献出了年轻、宝贵生命的学员，面对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土匪，没有一人不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闪光的青春，闪光的脚步。其人可歌，其事可泣，实无愧于名垂青史，彪炳千秋。

1950年5月，柳干二期学员伍宣任、覃广全二人，奉命到江口乡长沙村（今属柳州市里雍区）征粮支前、组织农会，突然遭到匪126军参谋长卢啟贡和长沙村恶霸张兆寿、曾亚八的数十多个土匪袭击。伍、覃二人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落入匪手。土匪百般威胁利诱，伍、覃二人始终宁死不屈，至使卢匪张霸恼羞成怒，竟然将伍、覃绑在村边的大树上剖腹剜心，悬尸示众。直至7月，我剿匪部队经过长沙村时，伍、覃二烈士遗骸才得殡葬。

1950年4、5月间，原雒容县“三江”（即江口、导江、运江三个乡）的匪首卢啟貢、钟华英、赖汉民、林其彰、林其良、杨省堂、韦善谋、韦光太等群起暴乱，四出攻打我乡人民政府，攻打我丹竹、大村、龙塘、温村、寨头、雷安、都莲等村农会，疯狂杀害我工作人员和农会会员。在这种“乌压城城欲摧”的情势下，时在运江乡（今属象州县）人民政府任乡民兵中队指导员的柳干一期学员蒋满春，临危不惧，率领都莲、雷安两村民兵40多人，在与县、乡两级政府失去联系的四十多个昼夜里，深入已被土匪盘据的茶花岭、大板村、温村、寨头、都莲、雷安等村寨，与黄秋林、韦光太、韦善谋、杨省党、潘士义等多股土匪交火达数十次之多。而且每次都能以少胜多，把匪击溃，为保护茶花岭等村寨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作出了贡献。当年，4月20日，温村的土匪营长潘士义带领土匪

100 多人，到寨头村掠抢村民的耕牛。蒋满春得到情报后，立即率领民兵 40 多人赶往救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交火，终于把土匪打得“鸡飞狗走”，夺回了被抢的耕牛 50 多头。此后，在重点剿匪中，蒋满春还率领他的民兵中队，配合剿匪部队，参加了双竹村、马旦、大乐、三里村等多次战斗，直至土匪肃清。因此，在柳州专署的剿匪庆功会上，蒋满春被授予一等功臣称号。

土匪肃清后，在鹿寨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复查、查田定产、互助合作化等系列的农村民主改革运动中，干校学员大多数是运动中的骨干，不少人先后加入共产党、共青团。有不少人被提拔到县、区级的领导岗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已有胡文华、张猷、黄振海、彭直林、杨代富、李绪正、张蔚人、邓兰芝、周艳冰、赵汴、玉而钦等，先后被提拔为处以上领导干部。

◆【土改风云】◆

伟大的土地革命

——鹿寨县土地改革运动概述

●沈光明

土改前：鹿寨县地主阶级

占有土地及其剥削状况

土改前，鹿寨县的土地大部分为地主、富农阶级所占有。据 1949 年鹿寨县原雒容、中渡、榴江三个县的调查统计：17432 户共有耕地 432506 亩，其中地主、富农 1905 户，占统计户数 10%，拥有耕地 202764 亩，占统计耕地面积 46.8%，每户平均占地 106 亩；中农 5042 户，占统计户数 28.94%，有耕地 133780 亩，

占统计耕地面积 30.9%，每户平均占地 26 亩；贫农 9727 户，占统计户数 55.83%，有耕地 81378 亩，占统计耕地面积 18.8%，每户平均有地 8.3 亩；其他阶层 749 户，占统计户数 4.5%，有地 14674 亩，占统计耕地面积 3.5%。

由于大部分耕地为地主、富农阶级占有，因此，地、富阶级便利用占有的耕地，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其剥削手段计有：

一是出租土地剥削。其方式有：一是“分租制”，即租佃双方按土地收获量“正四、六”或“倒四、六”分成；二是“定额租制”，即按土地优劣之等级，实行“硬租”（即为不论年景好坏均按约定之数量交租）或“软租”（即视收获好坏，其田租有一定幅度的增减）；三是“钱租制”，即用现钞按当时粮价代替实物交租；四是“押租制”，即始租时，由佃户先交一年至若干年之田租，或用田契或房契作抵押，以防佃户拖欠田租。据鹿寨县一区（黄冕）八个小乡调查统计，地主阶级占人口 7%，占有耕地 35%，贫雇农占人口 46%，只占有耕地 17%。每年八个小乡的贫雇农向地主租种土地，所交纳的租谷竟高达 60 多万斤。原雒容吉善乡（今鹿寨镇）大地主莫洋霖占有稻田 1000 多亩，每年收租谷达 2000 多担。

二是雇工剥削。“长工”，在地主家食宿，年工钱为稻谷 10 至 15 担；“短工”，工钱按日计给，一般为每天 1.5 至 2 公斤稻谷；“半耕锄”，即童工，只管食宿，不付工钱，每年赏给粗布衣服 1 至 2 套。

三是高利贷剥削。据民国 24 年（1935 年）出版的《广西年鉴》第一回记载，当年借现钞的利率，中渡县高达 36%、雒容县 36%、榴江县 35%；粮食借贷利率，中渡最高达 160%、雒容县为 200%、榴江县为 160%。

四是典当剥削。多为自耕农向地主、资本家典当田地，以救燃眉之急。一般典价为卖价的 40-50%。当期三年。届期除偿还典价外，还需付给一定的利息，方可赎回；如无力回赎，则以“断当”处理。鹿寨街地主吴兴泰，民国 25 年在大龙乡龙田村占有番地 315.39 亩，多为典当者无力回赎所得。

由于地主阶级利用占有的土地，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不仅加速了自耕农的破产，而且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每况愈下。据《广西年鉴》调查统计，民国 22 年，原雒容县佃农占总农户 26%，而

至民国 31 年，则上升 5%，占总农户 55.8%。民国 22 年，中渡、雒容、榴江三县粮食总产量为 4001 万公斤，而至民国 35 年则下滑至 2243 万公斤，平均每人仅有粮食 101 公斤；民国 24 年，雒容县黄糖总产量为 184 万公斤、花生总产 212 万公斤，而至民国 36 年，黄糖下降至 48 万公斤、花生下降至 27 公斤。

土地改革：鹿寨县废除地主阶级

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斗争

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地主阶级，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1950 年 6 月 30 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鹿寨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根据《土地法》，在中共广西省委、柳州地委的布置和直接领导下，于 1950 年 6 月底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李云亭为主任，县长石庆瑞为副主任，林岚、曹建勋、王廉泉为委员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并在当年 10 月，由柳州地委秘书长陈东直接领导，在五区（今鹿寨镇）龙田、思贤两个乡进行“试点”，以取得工作经验，培训土改骨干。在此基础上，县人民政府于 12 月在县城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从 1952 年元月开始，在全县 10 个区、5 个镇、120 个小乡中具有土改条件的 86 个小乡（除已试点的龙田、思贤两个小乡）分三批铺开土地改革运动。1952 年元月第一批铺开 39 个乡，2 月 24 日第二批铺开 42 个乡，3 月 10 日第三批铺开 5 个乡。决议之后，在中共广西省委、省土改委、柳州地委领导下，全县即组织了土改工作队员 1712 人（其中包括由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率领的北京土改工作团团员 92 人、柳江县副县长梧裕茂率领的柳江县土改工作队员 110 人、桂林高中师生约 200 人，鹿寨中学师生 143 人，以及广西金融系统干部 70 多人），分赴各乡村参与土改。

由于土地改革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的阶级斗争，因此，引起了农村各阶层的强烈震撼与反响。广大的贫雇农民迫切希望土改，要求分田；觉悟较高的乡村，在工作队入村之前，贫雇农民已在农会的领导下，对地主阶级的财物进行查封，以防其藏匿、分散，而且加强了对地主分子的管制，强迫其劳动自食其力；但也有的乡村，贫雇农由于对土改实质上是一场彻底消灭地主阶级

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等、靠、要”思想，单纯的依靠工作队给他们分田分地，不知道只有积极行动起来，揭露地主阶级的罪行，将其斗垮、斗臭、斗彻底才能取得土改的顺利完成。中农，大多认为自己已有可耕地，土改分田与己无关，多持消极观望态度；也有害怕土改把土地打乱平分，有损自己的利益；个别的则害怕被提高成分，被错划为富农、地主。富农，大多不相信会保存富农经济；有的则害怕被错划为地主，因此，在思想、行为上与地主分子同出一辙：瞒田瞒产，分散、藏匿财物，宰杀耕牛，破坏农具，对生产造成危害；胆小的，则主动向农会献田献地，以求取得农民谅解。地主阶级对土改则极力反抗，有的表面服从管制而暗地里分散，藏匿财物；有的收买、拉拢，腐蚀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有的将土地、耕牛分给房族兄弟，私搞“小土改”，以博取“开明”之头衔，软化贫雇农民之斗志；有的死乞白赖，装穷叫苦，求取同情，蒙混过关；有的利用宗族关系，控制农民，威胁群众，曲解政策，造谣惑众，以掩盖其政治、经济罪行，或派人打入农会，刺探斗争动向，等等。因此，必须贯彻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路线，深入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提高其阶级觉悟，对地主阶级展开无情的斗争，才能取得土地改革的成果。鹿寨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由试点而后分三批全面铺开的。具体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即第一阶段，深入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第二阶段，开展斗争，打击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第三阶段，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山林、财物、房屋、耕牛、农具等等，除留一分给其谋生外，其余的斗争果实则合理分配给农民。

鹿寨县土改工作队入村之后，即按既定的工作步骤，首先与贫苦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三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并采用召开“诉苦”会的方法，充分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罪行，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培养土改根子和积极分子，整顿和纯洁农会组织，这个第一阶段的工作，是土改工作的基础，是决定土改工作成败的关键一环，只有抓好了这一环，土改工作才能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而当时，鹿寨县的土改工作队，对此却大多认识不足，有的只为“三同”而“三同”，没有在“三同”中与贫雇农民交

流思想，建立感情；有的为了赶时间、赶任务，不问效果连番开会，“走过场”，使工作“流于形式”，没有收到从思想上发动群众的效果。针对土改第一阶段工作出现的问题，县委、县土改委按照上级的指示，在春节期间，以区为单位集中工作队进行“战地练兵”，通过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介绍典型经验等等方法，以提高工作队员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使“静止串连”、“扎不下根”、“盲目开会”等问题得到了及时纠正；但“漂浮松懈”、“形式主义”、“包办代替”等问题却依然存在。因此，县委、县土改委于3月2日召开土改委员扩大会议，集中全县土改工作队员800多人，在县城进行提倡艰苦深入，反对漂浮松懈；提倡群众路线，反对包办代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的“三反”整风。会议开了6天，采用自上而下，层层检查；自下而上，民主批评的方法，对前段工作进行了总结，肯定成绩，表扬了一批队员，检查错误，对以上三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了纠正之方法。经过“三反整风”，土改第一阶段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土地改革，不是一次简单的生产资料再分配，而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土改进入第二阶段时，部份乡村的工作队，由于对此认识不足，低估了斗争的激烈性和地主阶级反抗斗争的力量。因此，有的地主拒不认罪，拒不投降，不肯交出剥削所得；有的玩弄拉拢、收买农会干部，曲解政策，造谣惑众，威胁群众，以及假装守法，只认政治罪，不认经济罪，不肯交出财物等等花招，企图逃避斗争；有的地主，甚至订立攻守同盟，集体负隅顽抗。总而言之，在斗争阶段中，大地主认罪者少，中小地主认罪者多；地主中的“当权派”认罪者少，一般地主认罪者多，从而影响了群众的斗争热情，一部份工作队受群众情绪的影响，产生了放弃斗争，“和平土改”的右倾思想。为此，县委、县土改委于4月20日召开土改委扩大会议，介绍了新村乡反右倾思想，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进行补课补火的经验，严肃地批判了向地主阶级妥协的“和平土改”右倾情绪，决定采用区别对待，各个突破的策略，对地主阶级展开斗争，而对于不法地主分子，则运用人民法庭之法律武器，依法予以惩处。由于反右及时，斗争策略得当，会议结束后，各乡村在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均取得重大突破，不少负隅顽抗的不法地主分子，慑于

人民法院的威力，表示服罪而尽数交出土地、财物。全县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迅速地顺利展开，土地改革之斗争果实累累，仅没收的地主余粮一项，竟达 670 万斤。

经过第二阶段的斗争，按照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鹿寨县共划出地主 1930 户（包括复查时改正或补划者），占 88 个土改小乡（含 2 个试点乡）总户数的 5.5%；划出富农 1073 户，中农 11159 户，贫雇农 18225 户，占 88 个土改小乡总户数 52.5%。通过阶级成分之划分，进一步孤立了地主阶级，加强了农民内部之团结。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鹿寨县的农业生产焕发了蓬勃生机

经过第二阶段对地主阶级之斗争，各乡村进入了土改工作的第三阶段。根据从生产出发“缺啥补啥，缺多补多，缺少补少，不缺不补”的原则，对没收、征收的地主阶级的土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等财物进行了分配。土改的斗争胜利果实，主要是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民，适当照顾下中农。根据土改的 88 个小乡统计，在土改中共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165000 多亩（相当于年产稻谷 3650 万斤），耕牛 7800 头，农具 12500 多件，房屋 8300 多间，余粮 67 万多斤。贫雇农平均每人分到相当于年产稻谷 486 斤的土地，由土地的奴隶成了土地的主人。至此，鹿寨县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运动，亦随之于当年 7 月宣告结束。

经过土地改革，由于改变了生产关系，鹿寨县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广大农民意气风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冬季，全县就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开垦荒山荒田高潮。苦战一冬，共修筑了水坝 563 处、水塘 60 处，开挖水沟 242 处，开垦荒山荒田 1.2 万亩。尽管土改的第一年（1953 年），鹿寨县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但当年粮食的总产量仍达 6563 万公斤，比 1952 年增加 543 万公斤，增长 9.1%。

土 改 忆 事

●杨 骥

1952年春，我在鹿寨县第七区（导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在七区参加土改的工作队员有250多人，其中有由中央土改工作团广西分团副团长王铁崖教授（留英博士、北京大学系主任）率领的北京、清华、辅仁等大学的学生；有由柳江县副县长梧裕茂率领的柳江县土改工作队，有由广西省人民银行副科长雷磊率领的省银行土改队，还有部份桂林高中的学生。

七区土改工作队根据县委的指示，编为一个土改工作中队，以梧裕茂为中队长，王铁崖教授和七区工委书记兼区长韦颖为副中队长。七区共辖12个小乡，划为3个片，分别由中队长、副中队长领导。其中，王铁崖教授负责江口片的江口、新安、丹竹、六合4个小乡，梧裕茂负责导江片的长洞、龙坪、佛子、导江4个小乡，韦颖负责运江片（今属象州县）的都莲、京岭、雷安、新运等4个小乡。各乡有工作队员20多人，由乡工作队队长领导。

王铁崖教授在七区参加土改时，年近半百，身体欠佳，但他能坚持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与贫下中农“三同”。他在江口乡新村蹲点时，培养的土改根子黄菊香，苦大仇深，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在与地主阶级斗争中，被贫下中农选为江口乡（小乡）农会主席。

我被分配在导江片长洞乡（即今之长洞、黄泥两村民委）计宋屯任村工作组组长。我通过访贫问苦，最后以韦陈六为“根子”，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后，韦陈六提高了阶级觉悟，敢于诉苦、串连、挖根、揭露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罪行，当选为乡农会主席。

长洞乡土地多为地主阶级所占有。较大的地主，一个叫韦以咸，长洞村人，1950年土匪暴乱时任土匪团长、雒容县长，重剿时被我镇压；一个叫覃柳藩，龙口屯人，有妻妾九人，租谷年收数百担，在五区独羊村设有粮仓；还有两户住在雒容县城，一户姓张，一户姓袁，分别在江龙屯、计宋屯设有粮仓。此外，还有一些中、小地主。这些地主利用他们掌握的政权、族权、神权，以及土地、耕牛等等生产资料，高租高利地盘剥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已有了阶级觉悟的农民，

逐步树立了当家作主的思想，敢于斗争，并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经过斗争，没收和分配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以及“浮财”等五大财产，终于基本上消灭了长洞乡封建地主的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改中，龙母屯贫下中农经过斗争，挖出了一个地主婆藏匿的两大瓦罐银元，也收缴了袁姓地主窖藏的一大坛银元。

在全区土改斗争进入高潮时，七区在导江街召开了全区万人斗争公审大会。会上镇压了经县人民法院审理批准，江口乡大地主张瑶和都莲乡恶霸地主韦德辉，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从而消除了怕“变天”的思想，使土改得以顺利完成。

诗 二 首

●王应常

编者按：王应常，北京清华大学学生，南下工作团团员。解放之初，曾任中共榴江县委文印员（实干秘书工作）。剿匪中任榴江县黄冕区工委书记、区长（兼黄冕乡长）。土改时，任中共鹿寨县委书记、政策研究组组长、县土改办公室副主任。土改结束后，任鹿寨县第五区区委书记。后调南宁工作，副教授职称。1998年2月17日病逝。

黄冕剿匪

十载寒窗徒握笔，
年逾影冠不知兵。
岭南乍到匪纷乱，
黄冕初临众辄惊。

注：1950年元月到黄冕担任区工委书记、区长才几日，土匪便暴乱，农会干部牺牲16人，大部份村为匪控制，黄冕镇上群众受骚扰，有时赶圩群众亦惊呼奔散。

鹿寨土改杂吟

一

清除匪霸雾云开，土改狂潮卷地来。

百代农奴新作主，千年旧制化尘埃。

二

耕者有田古训长，两千余载尽荒唐。

四条绳索神州弊，三座冰山禹甸荒。

土地翻身农解放，工商兴业市繁昌。

喜闻月夜人耕地，历史掀开新一章。

注：“四条绳索”，指神权、君权、族权、夫权。

◆【剿匪纪实】◆

二一五师剿匪战绩

● 韦在绪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一五师全体指战员，在师政委江腾蛟、师长张政百、副师长于振海、参谋长李醒吾的率领下，于1950年12月12日由湖南出发，18日到达我县。1951年1月10日开始对雒容、柳江、象县（今象州）以北、修仁县以西的土匪进行围剿，后转战中渡、柳城、百寿、融安。最后，围歼盘踞在的四十~~八~~弄的顽匪。从1951年1月10日起至6月10日止，共半年时间，全部平息匪乱，剿匪宣告胜利结束。二一五师在剿匪战斗中，击毙、击伤、俘虏匪首有：桂中军政区司令何次三、桂中军政区副司令兼一二八军军长向天雷、三一二师副师长廖世祥、一二八军军长陈雄、三十三师参谋长周瑞燊、三一二师师长冯常钧、

三一二师副师长曾远仁、一二六军副军长邓海山、匪少将第三师师长古肇镛、中将副司令陆云腾、中百榴三县联防参谋长莫秀华、六支队司令覃正辉、第三兵团副司令潘荣斋、二〇八团团长刘才甫等共大小匪首 1218 人，消灭大小土匪十八股，歼匪 7721 人。其中：击毙、击伤 162 人，俘虏 3561 人，投降 32 人，自新自首 3966 人。缴获各种武器：重炮 6 门、重机枪 3 挺、轻机枪 12 挺、长枪 2998 支、短枪 2266 支、冲锋枪 16 支、鸟枪 327 支、卡宾枪 16 支、子弹 303404 发、枪榴弹 344 枚、手榴弹 5120 颗、炮弹 454 发、地雷 72 个、炸药 1516 市斤。

永安剿匪片断录

●刘鸿位

解放后之初，榴江县人民政府派林天伍为副乡长，带领马树人、邓云、谢克尧、刘鸿位、郭志耻、阎易祥、冯居德、陈××等 10 名工作人员，到永安乡接管伪乡村政权，建立人民的新政权。不久以后，榴江县土匪暴乱，新生的农村政权（农会）遭到严重破坏。从 1950 年至 1951 年春，我永安乡人民政府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驻幽兰火车站的人民解放军支持下，与土匪进行了多次的战斗。这里记录的，仅是记忆中几个比较清晰的片断。

一、坚守乡人民政府

永安乡政府所在地旧街，在洛清江左岸，与幽兰火车站隔江相望，是个非常热闹的集市。1950 年 4—5 月间的一天。旧街农会主席杨大伯到乡政府报告：土匪要攻打乡政府。我们得到这个情报，一方面立即向在县里开会的林副乡长报告；一方面由马树人召集在家的工作人员开会共商保卫乡政府的办法。决定由马树人，邓云、郭志耻三人守大门；谢克尧和我等 8 位守后门。中午 11 点多，土匪已窜到大门口大喊大叫：土八路快点投降，我们一个不杀！不投强打进去，一个不留！守大门的同志用激烈的枪声回答了土匪的叫嚣。土匪无法靠近大门，便转到后门。后门有三道防线，土匪要攻进后门谈何容易！所以尽管土匪边叫边朝

后门射击，我们根本不予理睬，只有当土匪靠近后门暴露在我们视线之内时，我们才用冲锋枪向土匪猛烈扫射。土匪被我们击溃了，但不死心，又组织第二次进攻。我们正处在危急时，幽兰驻军闻讯赶来，冲锋号响起，吓得土匪没命地向小河口方向逃窜。战斗结束后，我们发现乡政府的大门口有不少血渍。群众说，这一仗，土匪抬走了四、五个。

1950年秋的一天，正是旧街圩日，土匪化装混进集市，抢商店、抢农民的财物，还调戏妇女，市场顿时大乱。当时，虽有乡干部带领几名武装民兵在保卫市场，但因分不清谁是土匪，因此无法展开战斗。直到赶圩的人群退进居民家，户户关了门，我们才得以向还在抢劫财物的土匪开火。幽兰驻军闻得枪声激烈，也立即组织队伍赶来支援。这一仗，群众有三人受伤，我活捉匪众4人，缴获步枪三支、鸟枪一支。经审讯，这次打劫旧街圩，是桐木匪首廖荣登策划的。

1950年冬季，我们又得到情报：土匪勾结伪副乡长唐均（留用人员）要攻打乡政府。我们一边向县里报告，一边联络幽兰驻军；同时，把旧街农会干部和武装民兵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分别由乡干部带领，守卫炮楼、乡政府、小河口，并在街上巡逻。天刚黑，土匪从小河口上岸，向我们发起进攻，遭到我猛烈回击。土匪进不了街，就威胁群众开后门让他们进街。有几户胆小怕事的居民开了后门，让10多个土匪窜到了街上，但还未到乡政府，就被我炮楼和巡街的火力击溃。

二、跟县长“拜访”李均昌

1950年2月初，县长葛冲宵到永安乡检查指导工作。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他与永安乡副乡长林天伍，“拜访”了永安乡的地主兼资本家李均昌。我作为地方话翻译跟随前往。李均昌设宴接待我们，还请了幽兰火车站站长、伪副乡长唐均（留用人员），以及商人黄××、袁××、林××等人作陪。在宴席上葛县长向他们宣传了全国的大好形势，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动员他们交粮交枪，拥护政府，支持政府，不要幻想国民党卷土重来。葛县长拿起酒杯对李均昌说：“李均昌，你带头好吗？”李苦笑了一下，无奈地说：“带头不敢。我也有困难。先交30担稻谷、一支步枪，可以吗？”葛县长说：“可以，可以。想通了再交也

不迟。”接着对在座的商户说：“李均昌带头了，你们也要带头啊！”李均昌在永安乡是有“名望”的人物，经他一带头，只一个多月，全乡共征得粮食 10 多万斤、步枪 15 支、手枪 2 支，政府的“统战”工作，初见成效。

三、石门保粮之战

1950 年冬，永安乡政府派我和县工作队在石门村征粮，当时石门粮库储粮已达 6 万多斤。一天，盘龙农会送来情报，说土匪要来石门抢粮。我们即时商量保粮办法，决定一是派两名民兵到乡里汇报、求援；二是将匪属、敌伪人员集中在一起，由两名解放军战士看守、训话，以防其与土匪里通外合；三是将在石门的工作队员与解放军战士组成两个战斗小组，分守两个粮仓，并宣誓“人在粮在，粮丢人亡”，坚守待援。

当晚 8 点左右，土匪果然包围了村子，并气势嚣张地大喊大叫：“交枪交粮投降，一个不杀。反抗不降，杀光烧光！”可是回答土匪的只有一阵阵猛烈的枪声，土匪不敢靠近粮仓，便在村里拍门叫喊，要群众开门。群众不敢开门，匪首潘彩荣又指挥匪徒再次攻击粮仓。我们为了节省弹药，坚持待土匪靠近粮仓两个网点时才开火。我们就是这样与土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坚持战斗了两个多小时。幽兰驻军赶到，顿时，号声、枪声四起。土匪闻之胆战心惊，没命地向盘龙方向逃窜。我们终于保住了石门粮仓，没有丢失一颗粮食。

四、对村战斗

1950 年冬，六脉村送来情报：土匪在对村聚众赌博。乡里决定由刘鸿位、吴鸿斌二人带领旧街民兵到幽兰火车站向驻军求援，前往对村消灭该股土匪。幽兰驻军派王班长率一个班支援我们。我们共 26 人从幽兰车站出发，临近村子时被匪哨兵发现。土匪即撤到村后的两个小山头与我对峙。在黑暗中，我们估计土匪有 100 多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们决定队伍由王班长统一指挥，26 人个分成 4 个战斗小组，分头占领三个小山头形成犄角之势，同时向土匪展开政治军事攻势。战斗打响了，机枪组佯攻土匪占领的山头，其他战斗小组灵活点射。我们边打边宣传政策，以瓦解匪众。土匪开始摸不清我们的实力，不敢向我冲击。双方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土匪见我们没有向他们发起冲锋，估计我们的人数不多，

火力不强，就组织匪众往下冲锋，企图一举将我歼灭。王班长指挥 4 个战斗小组，集中占领一个山头，与土匪交火。土匪向我占领的山头，连续发起两次冲击，均被我击溃。快天亮时，土匪对我发起了第三次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幸好我援军赶到，向土匪发起了猛烈的反攻击，土匪才被打得溃不成军，如鸟兽散。这次战斗，俘匪 20 多人（其中匪连长一人），缴获步枪 19 支、手枪一支。经审讯俘匪，得知这股土匪是大匪首刘才甫的一个“营”。

鹿寨县十大匪首覆灭记

●光明搜集整理

鹿寨县解放之初，1950 年 3 月土匪开始暴乱，直至 1951 年 5 月方被肃清，十大匪首全部覆灭，无一漏网。

何次三，匪“桂中军政区”司令。原雒容县城厢乡石贵村人。曾任伪军少将师长、游击司令。1950 年 4 月与其侄儿、国民党从台湾派遣回雒容的特务何宗钊（化名何天雷）勾结，组织匪“桂中军政区”，网罗、指挥桂中地区的伪军警匪特进行武装暴乱，与人民为敌。1951 年 3 月，在我人民解放军进剿其盘踞的巢穴四十八弄时，经我 215 师 644 团 8 连连长王光汉率领的飞行小组六个昼夜的追踪搜剿，终于在 4 月 1 日于唠死坳的大白弄被飞行小组的神枪手李克模击毙。同时毙其卫士二人、俘 1 人。（据《桂北日报》1951 年 4 月 16 日 2 版）

向天雷（何宗钊），匪“桂中军政区”副司令兼 128 军军长，台湾派遣特务。何次三之侄。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国防部二厅上校咨议。1950 年 4 月潜回雒容，与何次三密谋，网罗、指挥桂中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势力，在桂中各地进行武装暴乱，与人民为敌。1951 年 3 月，在我剿匪部队进剿其巢穴四十八弄时，于 4 月 2 日在屯秋小山坪被我 644 团 2 营 6 排 2 班战士活捉。1953 年 6 月，在雒容县广场公审枪决。（据《桂北日报》1951 年 4 月 9 日 1 版）

林秀山，匪“桂中军政区”126 军军长。原雒容县大龙乡二兴村人。惯匪

出身。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招安后，曾任广西警备军 11 团团长、柳（州）宜（山）南（宁）玉（林）桂（林）五县游击司令、广西桂林绥署参议、桂绥二支队司令、广西保安第二师长、独一师师长等军职，是“亦官亦匪”，横行于榴（江）雒（容）中（渡）修（仁）等县的大匪霸。1950 年 8 月，在我军重点剿匪中，其号称 8 个师拥有匪众万人之匪部，先后在雒容县之木汉、象州县之大乐等地被我歼灭。林匪逃入大瑶山境内，企图与盘踞大瑶山之“桂东军政区”副司令甘竞生、总指挥韩蒙轩、瑶王李荣保等匪勾结，再度顽抗。1951 年 2 月 26 日，终被我进剿大瑶山的梧州军分区飞行队在罗梦、罗丹之间的大湾村大石边沟口捕获。同年 3 月 25 日，在柳州市北郊广场被万人公审枪决。（据《柳州日报》1951 年 3 月 26 日 1 版）

邓海山，匪“桂中军政区”126 军副军长。原榴江县大匪霸。1951 年 3 月，与其子匪 126 军 210 团团长邓支甫之匪部 300 余人，在小瑶山境内被我剿匪部队歼灭后，父子二人逃回榴江县龙江乡拉吉村后之山洞内藏匿。后经群众举报，被迫向我榴江县人民政府投降。由于该匪在暴乱期间，杀害我干部群众手段毒辣，民愤极大，终于在 1954 年 2 月，被鹿寨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于寨沙镇广场公审枪决。（据《桂北日报》1951 年 3 月 21 日 1 版）

卢启，匪“桂中军政区”126 军参谋长。原雒容县江口乡桥寨村人。伪雒容县国大代表、县参议长。1951 年 2 月 8 日，在雒（容）象（县）边之左思村被我剿匪部队捕获，其子伪江口乡乡长、匪 126 军警卫团团长卢石兵，在无路可逃之情况下，于 1951 年 2 月 14 日被迫在修仁县之甲凤村向剿匪部队投降。由于该父子在江口乡数度袭击、攻打我乡人民政府、农会和县乡武装，并用开膛破肚、悬尸示众、杀其全家等残忍手段，杀害我县、乡工作队员、农会干部和无辜群众数十人之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故于 1951 年 5 月 1 日，在雒容县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雒容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与其子卢石兵一同被枪决。（据《广西日报》1951 年 5 月 6 日）

覃明河，匪“桂中军政区”中将参议。原中渡县贝塘村人。曾任国民党少将军职。1950 年，与其子覃丽天（伪桂绥三支队副司令、匪中渡县长）、覃正晖

（匪桂中军政区六支队司令）、覃正旺（匪四十八弄总指挥兼百寿县县长）组织土匪暴乱，残杀无辜近百人。1951年3月15日，在四十八弄被我剿匪部队捕获。同年5月，在中渡县与其子覃正旺、覃正晖一同被公审枪决。（据《桂北日报》1951年4月9日）

钟华英，匪“桂中军政区”128军副军长。雒容县江口乡六合村人。是罪行昭著的惯匪首。在重剿中几度逃脱。1953年3月，在我438团飞行小组持续两年之跟踪、追剿中，终在江口乡六合村之鸡公山被飞行小组击毙，并缴获快慢机驳壳枪两支。

古肇镛（又名古振华），匪“桂中军政区”126军第三师师长兼榴江县县长。原榴江县龙江乡人。早年曾任蒋介石的广州虎门要塞司令。回乡后，曾任伪榴江县副参议长。广西解放前夕，被白崇禧委为桂林绥署第二支队副司令（司令为林秀山）。其匪部约500人，在小瑶山境内被歼灭后，只身逃回龙江乡拉叭村一岩洞藏匿。后为群众举报，被我剿匪部队捕获。1951年3月24日，在榴江县寨沙镇广场被群众公审枪决。（据《桂北日报》1951年4月24日）

刘才甫，匪“桂中军政区”126军208团团长。原榴江县峰村乡人。土匪世家出身，13岁开始当土匪。曾任伪榴江县自卫队队长。群众谓之“杀人魔王”。1950年2月14日，曾率其匪部200余人，血洗峰村乡板里村，杀害刘、邓二姓15家，男女老少72口。1951年2月14日，在峰村乡木王山山洞被我剿匪部队945支队2大队3中队战士“捉匪能手”王永欣擒获。同年3月24日，与匪126军第3师师长古肇镛在寨沙镇广场同时被公审枪决。（据《桂北日报》1951年4月24日）

林燕山，原雒容县大龙乡二兴村人。大匪首林秀山胞兄。惯匪出身。早年曾任桂系21集团军游击二队司令。与其弟林秀山共称“大司令”、“二司令”，是横行于雒（容）、榴（江）、中（渡）、修（仁）四县的“亦官亦匪”的大恶霸。解放后，该霸潜居鹿寨镇，为匪张目，并将私藏之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长短枪300多支，交给匪126军副师长关德超、团长韦明蜩、黄启章等进行暴乱。使彼等四处袭击我农会，杀害我县、乡工作队员、农会干部群众数十人之多。因

此，于 1951 年 1 月被我剿匪部队捕获归案，并于同年 1 月 19 日被榴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鹿寨镇广场公审枪决。（据《桂北日报》1951 年 1 月 25 日 1 版）

智 审 向 天 雷

●光 明搜集整理

编者按：向天雷，真名何宗钊，鹿寨县雒容镇石贵村人。曾任国民党上校团长，伪国防部军统特务。1950 年 4 月，受白崇派遣，潜回雒容与其叔何次三（曾任国民党少将师长、游击司令）勾结，网罗国民党伪军政人员、恶霸地主、惯匪，及流亡地痞等，组织“反共救国军桂中军政区”，由何次三任司令，向天雷任副司令兼一二八军军长，企图以鹿寨县四十八弄地区为“反共游击基地”，策动暴乱，长期与人民为敌。向匪生性狡猾，诡计多端。今披露其被我军擒获、受审的两段细节，以窥见狡猾之于一斑。

步兵二一五师师长于振河在《四十八弄捣匪巢》一文（见《鹿寨剿匪》一书）称：（我）六四四团六连，在营长武福有率领下……直捣屯秋向天雷的一二八军指挥所……

二营长武福有组织六连，由连排干部各带一个班，化装成土匪模样，在屯秋周围五华里的地域内，昼夜反复搜刮。到了 3 月 11 日，一排二班终于捉住了一名出来觅食的土匪于四。据这个匪徒供称：他们 20 日拂晓被我军打散后，他同另一名土匪士兵，随营长躲在小山坪的一个山洞里。营长用望远镜看到你们是穿便衣的以为是自己人，便叫他出来联系，顺便弄点吃的。经过做于四的工作，他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带我们去抓匪“营长”。

小山坪，距屯秋两华里。匪“营长”藏身的山洞，洞口很低，只能一个人爬进爬出。洞前有一块大石遮掩，周围长满茅草，就是走到洞口也不易被发现。于四以找到匪部为名，进洞口诱出两名土匪，一个手提卡宾枪，一个握着左轮手

枪。他们一出洞，埋伏在洞口的战士立即扑上去。端卡宾枪的匪徒还击两枪，当即被我击毙。匪“营长”夺路而逃，二班战士刘仕和从高崖跳下，把他活捉。匪营长自称张仁和，操河南口音，说是驻马店人（向天雷是广西人）。……武营长和郭连长决定再审俘虏。当审问张仁和时，他嘻皮笑脸与干部、战士拉近乎（二营多系河南人），武营长觉得可疑，拿照片核对，（注：何匪左手小指为四节，与无名指一般长）。并示意郭连长带战士将其左手掰开，见其左手小指果是四节。向天雷见伪装不过，只好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原中渡县（今属鹿寨县）公安局执行股干部刘荣璋（湖南湘潭人。柳州干校一期学员）在《剿匪斗争中的中渡县公安局》一文（见《红叶映柳州》一书）称：记得（4月3日）向天雷为我军俘获后，头几次审讯，他傲慢得很，眼里根本瞧不起我们，认为共产党干部是一群没有文化的“泥腿子”，奈何他不得。审讯时，一言不发，翘首望天。领导研究他的情况后，决定“夜审郭槐”。由215师政治部主任张辛吾、县委书记石庆瑞、公安局长刘洒海组成审讯组，在大堂里摆上一排桌子，铺上白布单，点上两盏大汽灯。我们公安局和师部保卫科的同志担任记录。两边军队和公安队警卫森严，气氛十分肃穆。传向天雷时，他略为惊讶后，立即恢复镇静，依然翘首望天，一言不发。主审张主任读过老书，古文基础好，开口就用古文四六对偶句申明大义。大意是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总理，祸国殃民，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对外奴颜婢膝，对内穷兵黩武，挑起内战，血染山河；连年横征暴敛，饿殍遍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共产党替天行道，代民伐罪，义旗高举，万民拥戴；蒋军八百万毁于一旦，孤军溃逃台湾，依靠美国施舍，苟延残喘。你等土匪，自不量力，竟敢独螳档车，鸡卵击石，焉有不败之理；如今身陷囹圄，犹不悔悟，是可忍，孰不可忍……”向天雷听了，震惊不已，始知共产党内有人才，表示心悦诚服，如实坦白回答问题。

忆胡耀邦书记

●韦在绪

1958年12月，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途经鹿寨至柳州，在柳州主持召开青年团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县团委及个别公社团委负责人。我作为鹿寨县一个公社团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当天上午8点过后，胡耀邦书记神采奕奕地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他个子不高，衣着朴实，抽的是“猫头鹰”牌香烟。他作报告不用讲稿，出口成章，声音宏亮，语言生动，幽默且赋有艺术性。听了他的一席话，令你大受启发，获益非浅。比如，他说到我们广西山区田小块时，便讲了个笑话来形容。他说，有一个农民有田102块；一个早上耙了101块，还有一块总找不着。可是当他准备收工回家吃中午饭时，拿起放在地上的雨帽和斗篷，才发现那块田被盖在雨帽和斗篷下面。他这个笑话，引来满堂轻松的笑声和掌声。

融安县盛产油茶，他问融安的团干：你们县有多少亩油茶？一亩能栽多少棵油茶树？此问，来自突然，大出融安团干们的意外，竟然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胡书记笑了笑：答不上来不要紧。可油茶是个好东西，要大力发展啊！接着胡书记又说，环江县亩产稻谷13万斤，环江县的同志说说，这个数字是多了还是少了？鹿寨县放钢铁卫星，日产20万吨，鹿寨的同志说说，这个卫星是大了还是小了？韦美英同志回答：我们鹿寨大办钢铁，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大搞群众运动。胡耀邦书记接着说：鹿寨放钢铁“卫星”，环江放稻谷“卫星”，这是个历史的“创造”。

最后，胡耀邦书记强调搞好青年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做好青年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勉励我们要以身作则，教育培养好下一代，要讲真话，要实际，要实事求是。会议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凭票供应知多少？

——鹿寨县凭票供应回忆录

●沈光明

粮食：1953 年开始取消自由市场，实行统购统销。农村人口除按国家定量留足全年口粮外，其余粮由国家统购；不足口粮者，其不足部份，由国家核定统销供应。

从 1954 年起，在县城试行对城镇非农业人口实行口粮计划供应。居民按核实人口发给供应证，由售粮单位凭证供应大米，每人每月 17.5 公斤，严禁转手倒卖；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集体食堂，由单位按月造花名册核实供应，分期购买，一月一结，超过不补，结余上缴。

1955 年 10 月，对非农业人口供应口粮的方法进行调整，实行“以人定等，以等定量，分户供应，超过不补，结余归己”的供应方法。其每人每月供应大米的定量为：特重体力劳动者 22 至 22.5 公斤、重体力劳动者 17.5 至 21 公斤、轻体力劳动者 13 至 16 公斤；一般居民，由 2.5 公斤至 13 公斤按年龄分等级供应。

1960 年，由于粮食短缺，供应标准降为：特重体力劳动者不超过 20 公斤、重体力劳动者不超过 16 公斤、一般劳动者（包括机关工作人员）12 公斤、一般居民 10.5 公斤，还搭配杂粮，群众以“瓜菜代”弥补不足。1962 年调整供应定量，县城以下区、乡、镇、社干部职工定量为 15 公斤。

在实行粮食定量期间，流动人口用粮，可凭单位或街委会证明，用粮证上的指标兑换全省通用或全国通用粮票；农村人口，则凭大队证明，用实物兑换粮票。市场上的米面制品（如米粉、面条等）、豆制品（如腐竹、水豆腐、油豆腐等）以及小食品（如包子、馒头、米粥、米饭、米粉、油条、豆浆等）亦需凭粮票购买。（见附件 1）

鹿寨县的粮食计划供应，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放粮食市场后方才宣告结束。

食油、食糖：1955 年对非农业人口实行定量供应，按人发给油票，凭票购买，平均每人每月 250 克。1975 年取消油票，定量食油随粮购买。其定量为 1961 年每人每月 100 克，1964 年提高到每人每月 250 克，一般居民 200 克。食糖，

一般在节日期间由经售单位酌情发票，临时凭票供应，其供应量一般为每人每次不超过 250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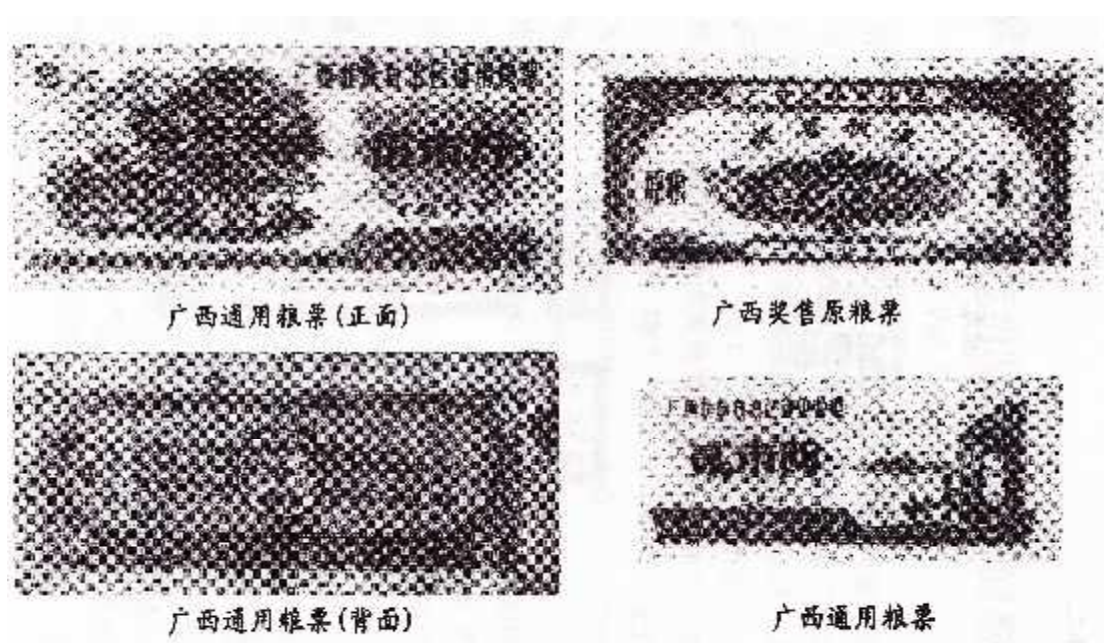
食油、食糖之凭票供应，亦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市场开放时才告终结。

肉禽蛋品：肉，除回族人口凭票供应牛肉外，其余非农业人口（包括机关工作人员）均凭票供应猪肉。其供应定量，按生猪生产、收购、外调之情况而定，一般为每人每月一斤半至二斤。年景好时，头脚、杂碎可免收肉票，年景欠佳，则折半收票。三年困难时期，肉类定量供应取消，但产妇、病号可凭医院证明，由食品经销部门酌量供应。家禽蛋品，多在节日由经售单位酌情发票，凭票供应。三年困难时期，为改善肉食生活，不少城镇居民（包括机关工作人员）、单位食堂饲养生猪、实行“肉食自产自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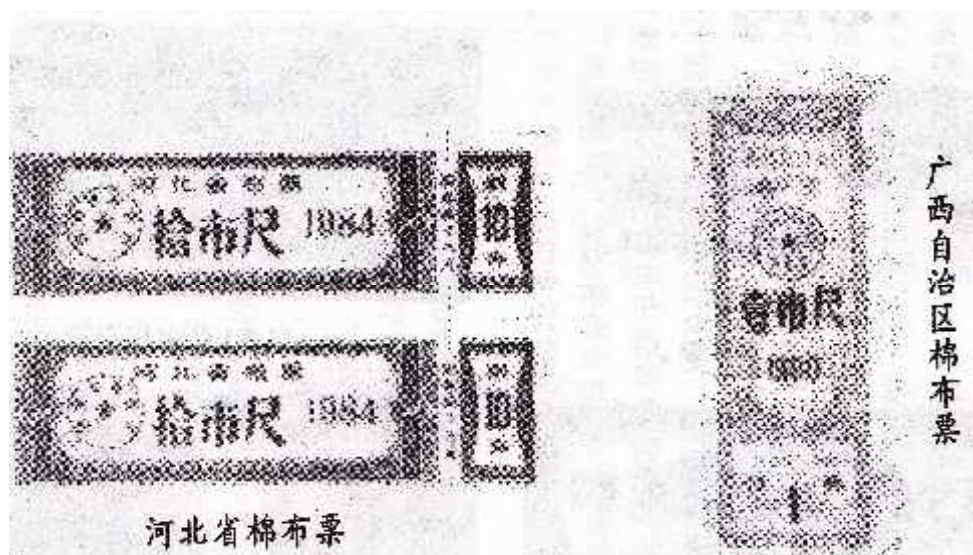
棉布、棉花、棉纱：1954 年，国家对产棉区实行棉花统购统销。对城镇人口和非产棉区人口统一发给布票，凭票购买棉布、棉花、棉纱、乃至棉织针纺织品，年均人发放的布票定量为 1.35 丈至 1.5 丈。由于棉布供应量少，故群众衣着陈旧。社会上流行“新三年、旧三年，补补连连又三年”的谚语。布票还可用于对农副产品的奖售（见附件 2）。

其余工业品：如毛线、毛毡等亦凭票供应。衣车、单车等凭临时发放的衣车、单车票供应。暂时困难时期，货源短缺，火柴、煤油、卷烟、瓶庄酒等等，亦由经销部门发票，凭票供应。

附件一：



附件二：



◆【杏林春秋】◆

鹿寨县麻风病防治艰辛创业之回顾

●覃德礼

解放前，历届政府和地方恶霸势力，对麻风病人采用驱逐出境、火烧活埋等残酷迫害手段，不少所谓“麻风病人”死于非命，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和恐惧心理。本县境内流传着“麻风治得好，山上不生草”的顺口溜。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健康疾苦。对麻风病防治事业从人力、物力、财力都给予大力支持，使麻风病不但可治，且在一定时间内消灭麻风病，送走了千百年的“瘟神”，造福于人民。

鹿寨县于1959年11月成立“鹿寨县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各1名，委员7人。县委书记处书记、副县长吴以基任主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谭慧英任副主任；委员由县公安局、卫生局、民政局、粮食局、商业局、县医院、

县防疫站的负责同志担任。从此，吹响了全县麻风病防治的进军号。1960年1月，在四排乡吉云大队的三帽岭建立“麻风村”。同年7月16日成立专业防治机构，称“鹿寨县健康村”。1961年1月14日改名“幸福村”，后又改称“二联医院”（民政、卫生二局联办）。1963年4月28日再更名为“麻风村”。1964年3月正式定名“鹿寨县皮肤性病防治站”（简称皮防站）。

建立初期，仅配有中医师1人，初级医务人员2人，工勤人员1人。工作人员居住在木材搭架、茅草盖顶的草棚里，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还不时遭受野兽毒蛇的侵扰。自己种菜打柴，吃用田坑浊水，生活非常艰苦。工作上无任何防护用品，进病区看病治疗，同麻风患者混在一起，其被传染的危险性可想而知；再加上社会歧视，亲人反对，朋友疏远等，心理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几十名住院病人的吃穿用品，全由1名工友从30华里外的四排肩挑运回，每月有20多天起早摸黑，肩挑重担往返60华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他们以党的事业为重，积极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为全县最终消灭麻风病作出有益贡献，其精神实为难能可贵。

麻风病防治的关键在于调查发现病人，摸清流行规律。1953年首次进行全县麻风病线索调查。以建国前民间线索为主要对象，经过村医、社会个体医、乡（镇）卫生所收集初检，再由县卫生院防保服医务人员检查鉴定，共发现患麻风病28人。1956年，由柳州专区组织的工作组会同县防疫站开展第二次线索调查，查出现症麻风病人36人。1960年，结合“五病”普查，全县组织县、乡、村的大部份医务人员，深入全县12个乡（镇），129个村（街）的所有村屯，开展麻风病普查。脱衣体检率达97%以上。本次普查发现麻风病人42例。通过三次调查，基本摸清了全县麻风病流行情况。其范围涉及全部12个乡（镇）的53个村（街）96个自然屯，为拓展麻风病防治以致最后消灭麻风病创造了条件。

隔离治疗是麻防工作的重要环节。1960年1月始建“麻风村”，政府对此给予特别照顾，全额拨款。病房为泥墙青瓦结构，有条凳木板床和简易床头柜，设双人间和三人间。病人生活优惠有加。凡入院病人均把户口迁入“麻风村”，享受超居民生活待遇，生活费由民政局按每人每月6元拨给。物资保证供给，每人

每月大米 15 公斤、食油 0.5 公斤、黄豆 1 公斤、肉类 1 公斤、糖 1 公斤、酒 0.5 公斤。少衣缺被者给予救济，医药费全免。病区内组织生产劳动锻炼，以种蔬菜为主，兼种少量水稻和水果，养猪、养鸡、养鱼。所有产品自产自食，统归集体食堂改善生活。据统计，政府拨付经费如下：1959 年 4000 元，1960 年 2134 元，1961 年 3417 元，1962 年 3675 元，1963 年 12380 元，1964 年 12396 元，1965 年 19460 元，1966 年 13376 元。

1960 年 7 月 16 日首次收容住院病人 12 人，1966 年底实有住院病人 69 人。随着住院病人的逐年增多，政府拨给专款，医疗条件和工作人员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提高。1962 年为职工新建了瓦房宿舍和饮用水井，购置了防护用品，新建消毒站。职工生活物资除享受与病人同等待遇外，还每月发给保健津贴每人每月 6 元。1964 年购买一匹马代步运输，1966 年改用手扶拖拉机运送物资。

由于政府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医疗条件逐步提高。从建站初期的“三件宝”——听诊器、体温计、血压器，逐步增添有显微镜、消毒锅、氧气袋、五官检查器、外科手术包等医疗器械。常用的药品、材料长期维持在万元库存量。在病区新建了四房一厅的医疗室。医疗条件的提高改善，为病人的规范复查与治疗创造了条件，对加快治愈出院起到决定性作用。

（后记：笔者从事麻防工作 19 年，亲身组织参与实际工作，在全县有“麻风头”雅称。）

鹿寨的医疗卫生

● 韦 仕

解放前，鹿寨的医疗卫生非常落后，全县（包括原榴江、中渡、雒容三县）横直数百里，只有 3 个医务所，医务人员 8 人，私人诊所 12 个，从业人员 15 人，寥寥无几，有病没处医，有医没钱出，死亡率很高，真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解放后，共产党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县城设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妇保站、防疫站、卫校、药检所等六个医疗单位。江南还设有麻疯病院。乡镇下设有 11 个卫生院，即城关、黄冕、雒容、江口、四排、寨沙、龙江、中渡、平山、拉沟、头排等卫生院。往后头排拨给金秀，县里又在导江设立卫生院。有农村卫生所 129 个。全县设有病床 130 张，卫生人员 474 人。基本解决了医疗卫生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县人民医院又建立了一座五层大楼，面积 4200 平方米，内设病床 220 张，内科、外科、手术室、老干部医疗室，应有尽有，成为县医疗中心。与此同时，寨沙医院也新建了三层大楼，中渡医院建了四层楼。县妇幼保健站，大力普及新法接生、维护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1986 年新法接生率达 95% 以上。正是“坐地一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水利长河】◆

鹿寨大办水利实录

●沈光明

1957 年冬季，鹿寨县大办水利期间，我在县委办抓汇报、编内刊。据我所知，当时鹿寨大办的水利，大多是蓄水库。县办区办乡也办，全县“一窝蜂”的上了 40 多处。可以说是真正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面出击，多点开花”。

在当时“上马”的水库中，库容最大的是马步水库。这个水库，是由桂林专署水利科勘测设计，国家投资，受益社队投劳兴建的，属县办工程。水库库位在雒容镇连丰村田洲山溪峡谷口。设计积雨面积约为 18 平方公里，水淹稻田 1200 多亩、房屋 390 多间，需迁出库区 420 多人。水库的主体工程为库首大坝。大坝高 19 米，坝顶长 115 米、宽 4 米。配套工程有副坝两座、输水管一座、溢洪道

一座。总干渠长 0.45 公里，干渠两条长约 20 公里，支渠 15 条长约 16 公里。设计库容 1327 立方米，灌溉面积为一万亩。

为了保证工程按质按量如期完工，马步水库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由县委农村部副部长李寒山任指挥长，现场组织施工。根据县委指示，指挥部按“受益多多负担，受益少少负担，不受益不负担”的原则，统一调动劳力。受益社队上工地的劳动力食宿自理，非受益社队的劳动力则每人每日补助伙食费三角。县直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学校师生、城镇居民，每人均按 15 个工日计算，分配挖方任务，上工地义务劳动。对于库区的搬迁户，则由指挥部安置在马步岭下，总计付出安置费近八万元。因此，上工地劳动人员日逾千人。日夜开工，热火朝天。至 1958 年 3 月，除渠道工程尚未完成外，主体大坝、副坝、输水管、溢洪道等项工程均如期建成。总计完成工日 50 多万个，完成国家投资 58 万多元。

在县委兴建马步水库的同时，区、乡两级也大办了约 50 多处水库。其中库容在 100 万立方米以上的，锥容有长塘、石仁冲，平山有六干、歪石，中渡有里洪，龙江有龙岩，城关有公相、六谷，四排有红旗、洞底等 10 多处。这些库容在 100 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是按“民办公助”的原则组织施工的，工程由受益社队投劳，资金以区乡自筹为主；确有困难者，由国家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为了保证各区、乡兴建的水利工程质量，根据县委指示，县水利局开办了短期技术培训班，给各区、乡培训了一大批水利技术人员。因此，工程进展顺利。

总的情况是：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鹿寨县大办的水利，是轰轰烈烈的、扎扎实实的、卓有成效的。据 1958 年春，县水利部门检查统计，有 40 多处已发挥了灌溉效益，新增灌溉面积达 8000 多亩。

也说鹿寨的水利工程

● 韦 仕

俗话说：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为了

保证丰收，提高农业产量，县委和县政府抓住兴修水利这个关键，逐步扩大双季稻面积。保水田由解放前的 7 万亩，增加到 28 万亩；其中旱涝保收 20 万亩。

解放后，全县兴修的水利工程计有：水库 98 座，有效库容 8900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 7.39 万亩；塘坝 776 处，蓄水量 2020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 34400 亩；引水工程 794 处，有效灌溉 99500 亩；机电灌溉 809 处，20666 马力，有效灌溉 95500 亩；水轮泵 207 处，有效灌溉 23900 亩，以上共计 2684 处（座），有效灌溉 320200 亩。年长日久，水利设施损坏了一部份，现在有效灌溉 28 万亩，其中旱涝保收还有 18 万亩，比解放前增加 21 万亩，增长三倍。

最大的水利工程，有二排河、石榴河、长塘、马步、里洪、龙坤、歪石、洞底、六干、龙母、高岩电灌站、九牛冲电灌站等。如二排河工程的兴建，灌溉了二排、头排、三排、四排、思民等地两万多亩；石榴河工程，解放前也曾建过，但因国民党贪污腐败，半途而废；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一建而成。渠道长 20 多公里，纵横灌溉新村、波井、思义、交通、龙田、新胜、角塘等地一万多亩水田，8000 亩旱地；高岩电灌站，灌溉了半塘、南庆、秀水、盘古、高岩等地，改变了雒容的严重干旱面貌，使旱田变成了保水田，一苗变成了二苗，旱地变成了水浇地。

◆【新闻出版】◆

《干劲冲天报》亲历记

●沈光明

1958 年 5 月，我在鹿寨县委办编辑内刊《鹿寨农村》。一天，县委办主任谢永人对我说，史书记想办一份公开发行的小报，问我怎么个办好。我说，报纸有日报，期报之分。期报又可分为周一、二、三、四、五报。报纸的规格有对刊、

四刊四版的；也有对刊、四刊两版的，不晓得史书记想办那一种。第二天，谢永人告诉我，史书记的意思是办小的，只要能公开宣传就行。那就办个四刊两版吧，每周出两期。我说，四刊两版，这好办，一不用愁稿子；二不用愁人手，有两个人，鼓足干劲也勉强可以对付。谢说，好，就这么办。这两天你就去印刷厂落实印刷。

印刷，是办报的重要方面。得到谢永人指示后，我去了县印刷厂。厂长柏义敬对我说，他们的厂子是1955年由私人办的石印社“过渡”成立的，这几年主要是承接石印业务。铅印也搞一点，是刚起步的，设备不全，至今只有对开印刷机一台，园盘印刷机两台，不能铸字，也没有捡字、拼版的技术工。平常只能印点票据、学生作业本。要印报纸，难哪。第一条，就是没有铸字机；其次就是没有技术工人。我说：“没有铸字机可以买嘛，没有技术工也可以培训。”他说：“你讲得倒也轻巧，一台过时的小型铸字机，最少也要一万几千块钱，这钱从哪来？”我说：“这得靠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了。史书记的性子你不是不知道，他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想办的事，有条件要办，没有条件也要办。你看着办吧！”

我由印刷厂回到办公室，把印刷厂的情况告诉谢永人。谢又如此这般的给史汇报。史文感叹道：“印刷条件如此落后，那里跟得上‘大跃进’的步伐！”史文出报心切，发过感叹后，要我前去回话。我向他建议去柳州《跃进日报》社印刷厂印刷。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一个县办个小报都印不了，还说什么‘大跃进’？”我又建议：“如果要快点出报，可不可以在创造铅印条件的同时，先用石版印刷？”他说：“只好这么办了。但，你得告诉老柏，我叫财政给他一万块钱，要他就是不吃不喝，也得给我尽快上铅印。”

史文同意先上石印后，谢永人便叫县委办的李丙林和我一起负责办报工作。第一期稿子编好后，经谢永人审阅签发，再由我送交印刷厂，用《鹿寨农村》的刊头石印。由于“石模”的最高限印数为三千份，因此，每期的《鹿寨农村》石印版的印量都在三千份上下，交县邮电局发行。每份报价3分。顺便说一句，《鹿寨农村》出了两、三期后，由于县委宣传部要插手报纸工作，因此，县委农村部部长兼县委办主任谢永人，只好叫李丙林退出办报，另由宣传部派理论教员黄谷

香参予报纸的编辑工作。

石印版的《鹿寨农村》，大约出了三、四期，尽管版面字迹清晰工整，但因不能上照片，不能做到文图并茂；再加上印数太少，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史、谢还是一再催促上铅印。

鹿寨县印刷厂厂长柏义敬是个很会办事也很能办事的“干员”，得到一万元后，立即去桂林买回了一台用木炭作燃料的二手铸字机（当时这种铸字已入淘汰之列）和两副铜模，还请来了刚从《广西日报》印刷厂退休的拼版师傅黄应坤和捡字师傅陈家林（江口乡六合村人），招收了肖、张、邱、唐两男两女的四个小青年学习捡字，又把因病退职的共产党员彭壁彰（曾任江口区副区长、雒容区组织委员、县委检查组组长）请来摆弄铸字机，经过如此准备，铅印报纸终于“上马”。在“上马”之前，史文书记早已用毛笔写好了《干劲冲天报》的报头，交由我到柳州《跃进日报社》社印刷厂制作了横排、直排的两方锌版。开机铅印的《干劲冲天报》称“第一期”，不算是石印《鹿寨农村》的续刊。《干劲冲天报》在1958年6月初创刊，四开两版，每周两期。大约在1959年8月前后停办，共出版了近百期，每期印七、八千至一万份左右，由县邮电局公开发行，每期报价0.30角。是鹿寨有史以来出版的、公开发行的“第一报”。

《干劲冲天报》作为党的喉舌，人民群众的喉舌，版面虽小，但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内容丰富，而且有文有图，文图并茂。它的一版，主要是刊登国内，县内要闻，具有较强的时新性、指导性和宣传性。二版，主要是刊登本县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生产、生活、学习的新闻，而且辟有“山歌台”、“人民公社好”、“钢铁前哨”、“农村新事”等好几个专栏，也具有趣味性，可读性、知识性。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干劲冲天报》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人少事多。既要“采、通、编”，又要跑印刷、跑发行、跑稿费（给刊用的来稿发稿费）、跑电版（当时县印刷厂没有制作锌版的设备、照片刊头均去柳州《跃时日报》印刷厂制作，故要“跑”）、跑县委召开的各种会议、跑地委宣传部（出席新闻报道工作会议，和上送每月一次的办报工作总结），还要发外稿等等，可以说跑得焦头烂额，不亦乐乎。特别是

跑印刷最为辛苦。为了确保印刷不出错、漏和按时出报，办报人员常常和厂里那些捡、排、铸字、刻字人员熬更打夜，甚至苦战通宵，直至打出“清样”，反复校对无误后，方才开机印刷。因此，《干劲冲天报》很少出现错漏。

鹿寨“第一书”

●沈光明

《在大办钢铁的日子》，是中共鹿寨县委办公室于 1959 年 3 月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鹿寨有史以来印行的第一本书。

该书为 32 开本，约 120 多个页码，12 万多字，由笔者执行编校。封面为鹿寨县印刷厂石印美工老莫设计，底色浅蓝，象征碧天，中有三枚弹形卫星腾空升起。封面锌版为柳州地区《跃进日报》社印刷厂制作。

该书集纳之稿件分两大部份编排。第一部份为发表于中央、省、地（市）、县各级报刊的有关鹿寨县大办钢铁的社论、社评、专文和通讯。其中有《广西日报》发表的社论《祝鹿寨大捷》；有《中国工人日报》发表的由时任中共鹿寨县委第一书记史文署名的长篇通讯《群众运动创奇迹》，有春笋（李丙林）、劲夫（沈光明）采写的通讯《钢铁前线的白衣战士》、劲夫（沈光明）采写的《搬家炼铁》、《四两棉花夺得十吨铁》；有《干劲冲天报》发表的由柳江县副县长，时任柳江县钢铁远征军负责人韦日荣撰写的长篇通讯《钢铁战士放歌》，以及《干劲冲天报》印发的祝鹿寨 20 万吨钢铁卫星升空的“号外”消息，等等。第二部份收入的文章，是各级报刊、杂志发表的鹿寨县在大办钢铁中所创造的有关采矿、冶炼、造炉、烧炭等等技术性资料。书之《后记》，为时任鹿寨县委农村部部长兼县委办主任的谢永人撰写。

《在大办钢铁的日子》一书，由鹿寨县印刷厂印刷，鹿寨县新华书店发行。首次印刷约一千册，没有再版。每册定价 0.75 元。

“文革”前的鹿寨县文化科（局）

●韦 仕

文化局，是主管全县文化工作的行政机构。解放前，没有文化局，也没有文化科。合并为鹿寨县之前的榴江、雒容、中渡三县，各只有一教育科，负责统管教育文化工作。解放后，始设文化科、负责领导全县的文化工作，其历史沿革如下：

1951 年，榴江、雒容、中渡三县合并为鹿寨县后，设立文教科。

1956 年，文教分开，设立文化科。

1958 年，随着大跃进的需要，将文教卫生合开，成立文教卫生局。局址在原县人委院内。

1963 年，文教卫生又分开，成立文化科，科址亦在人委院内。

1968 年，文化大革命开展，文教又合并，成立文教局。局址在原人委院内。

各沿革时期的人员编制如下：

文教科：副科长陈家瑛（任期 1952 年 12 月—53 年）、赵玉良（1954 年—56 年）；

文化科：科长秦振国（1955 年 8 月—1998 年 4 月）；

文教卫生局：局长谢仲（1958 年）、赖智铭（1958 年 8 月—1962 年 8 月）；

文化科：科长秦振国（1963 年）、梁天球（1965 年—1968 年）。

各时期的工作：

1951 年至 1957 年，文教科或文化科时期，主要贯彻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文化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组织文化力量配合中心，为减租退押、请匪反霸、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大办钢铁等运动服务。成立了文化馆，具体抓业务工作。1954 年以后，又建立电影队。同年，从桂林下放来一

个桂剧团（不久又收回去了），在县内外演出桂剧《十五贯》。为了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每年召开一次文教代表会，搞文艺会演，评先进个人、先进剧团和先进剧目，发展民间艺人。另外，在各区乡建立俱乐部。

1958年成立文教卫生局以后，文化方面仍然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促生产、促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着重抓队伍、抓创作、抓活动。

抓队伍，即抓专业队伍和群众业余队伍的建立。专业队伍，就是建立和健全文化馆、文工团、电影院、电影队、新华书店，在文化馆内附设图书室、阅览室。群众业余队伍，就是建立公社文化站、业余文艺宣传队，当时建立了两个电影院，即鹿寨电影院（鹿寨镇集体筹资办）和寨沙电影院（县里出钱办），一个大剧院（即鹿寨剧院），五个电影队，电影队定点放影。

抓活动，就是抓演唱活动。除县文工团着重演出《刘三姐》，并结合中心和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编成戏剧、快板进行演唱。演出的特点，是深入到田间、地头、工地、车间为生产者演出。当时搞得很活跃，对生产、对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因而柳州地区还来英山召开现场会，推广鹿寨的经验。此外，专业和业余每年都会演一次。文工团会演在地区还评得第二名。

抓创作，就是抓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当时创作的主要倾向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集体经济。以写正面人物为主，如热爱集体利益，努力搞好生产的典型人物。创作也好，演出出好，都是以小型多样、业余为主，避免贪大求样，妨碍生产的作法。

1963年，文教分开，又恢复文化科，贯彻的方针，还是原来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一时期，除抓好以往的工作外，着重抓好幻灯放映。搞能动的、像电影一样的幻灯放映。在电影院李永强、李庆强两兄弟创造发明的能动幻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推广，我县成为全区先进单位，在中南五省表演。1964年我县还被选派代表，光荣地出席了中南五省在郑州举行的先进幻灯会。此外，发展了区电影队。即雒容、黄冕、中渡、四排、寨沙等几个大区的电影队。文化馆搞图书袋，将图书送往农村并在农村建立了部份图书室。

以上是鹿寨县文化局“文革”前的历史与活动。

鹿寨流传的戏剧

● 韦 仕

鹿寨人最喜欢看戏。流传的一首山歌是这样唱的：“落雨濛濛不见天，谷子黄黄不见田；隔了几天没戏看，好像屋里断油盐。”他们看的是什么戏？就是桂剧、彩调、京剧。这些戏剧、是怎样流传到鹿寨来的呢？

桂 剧

桂剧，是我县剧种之一，民国二年（1913 年）传入我县。当年桂林“白冬冬桂剧班”到我县演出，白冬冬本人还留下教戏，使我县涌现出一批能登台演出的班社。民国五年（1916 年），寨沙成立专业“集贤乐”云字科班，民国七年（1918 年），鹿寨成立业余“集贤堂”、“宾贤馆”，中渡成立业余“永庆堂”、“俱乐部”和“荣誉桂剧团”，四排成立“普英社”，江口成立业余桂剧科班等，为群众演唱桂剧，直到近建国时还建立不少班社。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桂剧艺人，流离到鹿寨，为了宣传抗日和糊口，走到哪里就演到哪里。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我县桂剧面貌焕然一新，桂剧团社纷纷恢复。从 1950 年起，相继成立四排宣传队和业余桂剧团、中渡工商联合会文艺宣传队、中渡业余剧团，寨沙工农兵剧团、雒容文艺队等等。这些剧团、配合中心，演出大量桂剧节目，如《九件衣》、《血泪仇》、《小二黑结婚》、《黄泥岗》、《方形断案》、《红娘子》等等。有的节目，还得到嘉奖。县文工团的《憨婿乘龙》被选拔参加自治区文艺会演并受嘉奖，《深宫棋怨》还获自治区桂花奖。

彩 调

彩调，群众又称之“彩茶”、“唱调子”。它也是我县主要剧种之一。有据可查的是从清末传入我县。光绪末年，永福县鸡屎湾彩调班进到中渡连演两个月，

以后便陆续有外地彩调班进入。民国二年（1913 年），象州彩调师傅许老四到石庙收徒教习彩调。民国十六年（1927 年），有莫景光、袁小溪等人组织了第一批彩调班“宾乐团”，以及韦来卿，黄妹（女），莫六一组织的“同乐团”，先后在鹿寨镇甘王庙戏台连演三年之久。

抗战期间，谢子成、廖运四等组成杂班（综合性），在四排、木料唱了四个月的彩调，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小杂班，在各乡演出。由于外地专业班社的涌入和本地从艺者的奋发学艺，因此涌现了一批较有成就的本地业余艺人。早期出现的有：谢子成、黄老喜、黄子祥、温科廷等。中期则有廖运仕、黄锦林、张梦之等。后期则有胡大水、韦作生、黄建贵、梁成、韦金生等。这些艺人，身怀技艺，到处设馆招徒，传授彩调，带班演出。他们用一把扇子，一条头巾，一根腰带，演出人民的喜怒哀乐，深受群众欢迎，使彩调这一剧种代代相承，绵绵繁衍。

解放后，为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县业余彩调组织纷纷建立，外地剧团也不断进入我县演出，相互观摩，相互学习，使我县的彩调艺术得到了提高，技艺革新，内容富于革命。如演唱的《卖身还债》、《卖余粮》等剧目都有积极意义。文革期间虽受糟蹋，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落实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后，彩调又焕发青春。据 1983 年底统计，全县彩调队伍高达 120 多个，演出了 212 个彩调剧目，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京 剧

京剧，是全国性剧种之一。1947 年，鹿寨京剧爱好者易禹洲、萧振元等 10 多人组成票友社，名为“鹿寨镇颂颂平剧社”，简称“颂社”。社址设在鹿寨镇米行街易宅，后迁至广东会馆水车公司，推选汪宗扬为社长，陈兆邦、易禹洲为艺术辅导，社员发展到 40 多人。成立时，专事学习“做工”和“念工”。1948 年，鹿寨新剧院落成，“颂社”首次演出京剧。春节又再次演出。上演的节目有：《跑坡》、《坐宫》、《骂殿》、《女起解》、《碰碑》等，均获观众好评。

解放后，“颂社”更名为“鹿寨镇南街京剧组”，新增加谢启华等 30 余人，增演剧目：《捉放曹》、《空城计》、《金奴》。1952 年元旦，县文艺会演，京剧组演出的《空城计》、《祭东风》获得成功。

“文革”期间，剧社停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始得复苏。1979 年，谢启华等组建了“鹿寨镇业余京剧团”，团员 40 余人，经常向公众演出。1980 年编演的《海瑞驯虎》中的《兄妹逃难》和《海母祝寿》两个节目，为自治区电视台拍摄播放。

鹿寨县的文艺会演

●陈昌联

为了互相观摩，评选优秀剧目，推动文化工作之全面发展，从 1954 年至 1989 年，我县共举办了 13 次全县性的文艺会演。

1954 年春节，首届文艺会演在县城举办。参加这次会演的有英山等 10 个业余剧团共 227 名演员。演出的剧目有《单干吃亏》等第 14 个，其中 6 个被评为优秀剧目。黄明雪等 20 名演员被评为优秀演员。

1955 年 6 月，举办第二届文艺会演。

1956 年 2 月，举办第三届；同年 6 月 17 日，又举办 19 个中心剧团之会演。

1957 年元旦，举办第四届。

1958 年举办第五届。

1959 年，举办第六届。

1975 年，举办第七届。

1977 年举办第八届。

1979 年举办第九届。

1981 年举办第十届。

1983 年举办第十一届。

1987 年举办第十二届。

1989 年举办第十三届，分别在寨沙镇的木岗和江口乡的导江分片举行。

这十三届的文艺会演，演出的单位为 162 个，参加演出的人员为 3096 人，

演出的节目达 168 个；其中评上优秀的节目共 126 个。观看演出的群众共达 31500 人，其中在木岗、导江的分片演出，观看演出的群众竟高达 25000 多人。通过十三次的会演，不仅提高了各业余剧团的演出质量，而且使全县的业余剧团发展到 165 个。文艺演出活动遍及全县广大圩镇、农村、边远山区，非常活跃。英山业余剧团，自成立至 1989 年，到各地演出共 43 场，观众达 31222 人。从 1985 年至 1962 年，四排、黄冕、马安、雒容、洛埠、寨沙、头排、石贵、佛子、二兴、寨头、岑背、桐木、二平等 45 个业余剧团，在各地共会演了 164 场，观看演出的群众共达 87000 多人。

◆【人物画廊】◆

“快板大王”韦道爵

● 韦 仕

韦道爵，鹿寨县中渡镇马安村人，善长民歌、快板，人称“快板大王”。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在马安、中渡、鹿寨都可听到他“滴滴答答”的快板声。他的快板道具——竹板，常常放在口袋里，一用就拿出，随口成章，逢场便数，党的方针政策，好人好事，全在他的快板中数出，使人从娱乐中受到了教育，是一位好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令人佩服。八十年代初，柳州地区还请他到大会上搞快板宣传。

在韦道爵的影响下，他的家人都热心于群众文化活动。他的大儿子韦在正，次子韦在蕴，都是马安俱乐部的出色的演员。有时，父子还同台表演。韦在正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县文工团扮演《刘三姐》中的莫怀仁。

韦道爵为我县群众文化活动做了大量工作，惜已去世。

热心整理和创作桂剧剧目的古大喜

●韦仕

古大喜，民间艺人，鹿寨县寨沙镇人氏。13岁从师学艺，唱小花脸，主演《劈三关》的番王、《大拐小骗》的骗子，《大闹酒楼》的刘大贵，演技较高，甚获群众好评。

解放后，古大喜参加了寨沙镇业余剧团，培养不少青年艺人。他一生热心整理传统剧目，创作现代剧目。

古大喜整理的传统剧目计有：《白蛇传》、《大义灭亲》、《一对金钱》、《方形断案》、《小刀会》、《忘恩负义》、《徐豹与娘》、《荆钗记》、《薛刚哭城》、《假驸马》、《双凤钗》、《奇遇缘》、《胶龙扇》、《鸳鸯剑》、《杀妻案》、《大闹忠义堂》、《九件衣》、《劈三关》、《孔雀屏》、《花田错》、《春草闯堂》、《斩赵王》、《林泉山》、《翡翠园》、《蝴蝶帕》等近百个传统剧目。

古大喜创作现代剧目的有：《彩虹万里》、《青山英烈》、《组织起来大生产》、《破镜重圆》、《王平献拍》、《美帝在朝暴行》等近二十个剧目。

古大喜为我县的桂剧艺术和剧本整理及创作作出了奉献，惜已寿终。

终身从事桂剧艺术的刘鹏志

●韦仕

刘鹏志，原名刘引生，鹿寨县中渡北街人，幼年丧父，十二岁学艺，先后从师白少廷，王最利。他戏路广，生、丑、净能演。《三气周瑜》、《杨滚教枪》、《董洪跌牢》，是他的拿手好戏。能打上手，能编，能导，能演。青年时期，到罗城、百寿、三皇、泗顶、黄金、龙岸、四把一带跟班演出，颇享盛名。解放前回故乡“固乐社”义务任教，培养学徒刘祖绶等60余人。解放后，又在英山业余剧团义务任教，手把手教黄明雪等60多个男女学员。年近古稀时仍为该团培养第三

代学员黄爱玉等近 70 人。生前导演的桂剧《妇女代表》、《把好事办坏了》、《三换肩》、《拾玉镯》、《卖花》等参加县里的几次会演，均获奖。从 12 岁到 70 多岁，先后从事桂剧艺术 60 多年，为弘扬民族文化作出无私奉献，为桂剧艺术奋斗终身，于 1982 年逝世。

◆【山川风物】◆

高 岩 诗 话

●沈光明

高岩，位于雒容城西八华里，乃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自宋以后，历明、清、民国近千年来，不少名人雅士曾到此游观。

相传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 976-984 年），永福学子王世则曾在此岩读书，之后竟尔大魁天下，考取第一名——状元及第。因此，高岩又名读书岩。至今高岩石壁仍存王世则《高岩立春日》诗四首。其诗云：

二年白玉堂，挥翰供贴于；风生起草台，墨照澄心纸。

三年文章省，拜赐近天咫；红蓼盼御盘，金幡袅宫蕊。

晓日日南客，环堵隐鸟儿；朝来闻击鼓，土牛出圩市。

幽怀不自闲，歌逐春事起；安得五亩园，种蔬饮江水。

王世则在这四首诗里，隐约地透露了自己读书的苦况与向往闲适田园生活的心情。

高岩，现存题壁诗十几处，皆明、清、民国时期文人墨客游览高岩时即兴之作。清康熙年间，知雒容县事陈珣有七律一首，刻于高岩第一洞（即观音岩）石壁上。其诗云：

秋到重阳稼正齐，连镳策马出城西。黄花历落当人吐，丹树芳菲助鸟啼。

不信岭专封洞口，还寻古佛向山溪。登高自是高岩好，眼见农夫醉如泥。

隔了几年之后，陈珣之弟陈以缙到雒容也游了高岩，见其兄有诗刻于壁上，即步其兄之韵和诗一首，亦刻于壁上。其诗曰：

徽音不远猥思齐，兄弟先后到粤西。六七年前桑雉驯，八千里外柳莺啼。状元伏案犹留洞，神女浣纱只见溪。信是高人常醒眼，村醪俗子醉如泥。

从这些诗中，可以想见两三百年前，高岩曾是地方人士重阳登高的好去处。

高岩，有观音岩，白象岩两个连环洞。观音岩为第一洞，以供有观音菩萨像而得名。岩顶垂下钟乳，如缨络，如云帐，十分壮观。第二洞名白象岩，因岩壁有象形白岩而得名。有题壁古诗赞白象岩曰：

幽深岩穴感苍茫，洞口风来一阵凉。漫谓渡河形影约，应知歌曲韵悠扬。谁能解愠怀虞帝，我亦披衣学楚王。高卧窗前频寄傲，置身如遇古羲王。

清道光 8 年（1828 年），象县才子郑小谷（献甫）在雒容洛江书院讲学，游览高岩时，亦作诗题壁。其诗云：

雒容城西怪峰崎，势欲横行仍拔起。我行百级抵其腰，突见重天来洞底。树根一柱空中钻，蛇身十丈直如矢。且旁小洞虎口张，行人终日虎口里。曲折行来洞已穿，窈窕尚疑观未止。别寻间道出山前，果有幽岩豁山咀。一石欲匏半坠岩，欲坠不坠蔓先萎。一石如象半腾空，欲腾不腾足犹倚。不觉张目乱叫呼，道此前游究谲诡。忽逢来路谷盘蛇，那管此行磨旋蚁。摩岩分写状元诗，向壁争夸神女美。几度凭栏尚动心，忽传落照催移趾。下山笑曳两芒鞋，一半烟痕半石髓。

晚清秀才，象州罗秀人罗鼎，号象台钓徒，五赴秋闱，四荐不售，因而感叹曰：

荡荡龙门拔地开，五随鱼队此中来。呕心愧乏惊人句，入眼谁为绝世才。

之后，罗鼎游学于雒容，在洛江秦氏涉趣园处馆，教授蒙童，悠游岁月。著有《洛江秦氏涉趣园记》等散文、诗词十余篇。其游览雒容高岩时，有咏白象岩七律二首。其一云：

香象何年渡岭来，无端化石崎江隈。层峦翠锁蛮云雾，飞阁丹流瘴雾开。斑藓乱侵题壁字，野花空照读书台。登临不尽低徊意，怀想千秋绝世才。

其二云：

灵岩高耸洛江隈，腊屐游山踏翠苔。大厦也容寒土庇，洞天特为状元开。
榕蟠怪石撑双柱，草没空阶剩一台。何用别寻方外去，此间端不让蓬莱。

徐霞客眼里的古亭山

● 韦 仕

古亭山，位于柳州三门江对岸的鹿寨县六座锰矿前面，山势挺拔，气势磅礴，登山瞭望、周围百里，尽收眼底，虽不能“远望长江如玉带，却能近视柳江如蛟龙”。山峦苍翠，古藤攀树、古树攀藤，风景极佳。明代旅游家徐霞客曾到此游览，对此山评价很高，曾留有“分枝耸幹亭亭露奇”的诗句。山附近还有狮子岩、绿苗岩、本薯岩等瑰丽壮观的溶洞，是天然的风光胜地。如今，山上建有电视发射台，车路盘山而上，给这胜景点缀得分外雄奇、妖娆。